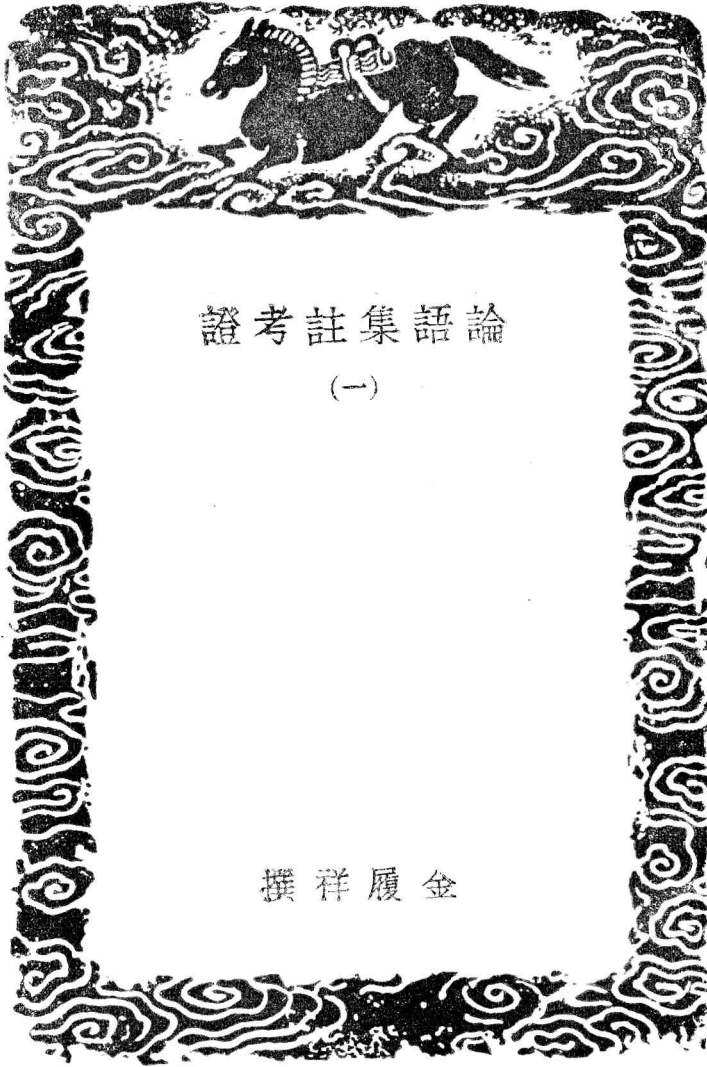


論語集註考證

一







論語集註考證

(一)

金履祥撰

論孟集註考證序

嘗讀朱子年譜。載先生當淳熙間。始編次論孟集義。復作訓蒙口義。嗣又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爲集註。而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爲或問。故其答孫敬甫書云。南康論孟是後來所定本。又云。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中間。逐字稱等。惟集註刪改日益精密。而或問則不復釐正。間有不同。故讀者多以爲自相牴牾。迨仁山先生作論語集註考證十卷。孟子集註考證七卷。與論孟集註並行于世。先生自跋其書曰。古書之有註者。必有疏論。孟考證卽集註之疏也。舉凡書中事跡之舛錯。名物之異同。山川都會之區。典要音義之訓。朱子所未詳者。靡不引經據史。博采諸子百家。考覈詳明。折衷至當。烏虜自朱子集註出。而孔孟之心源遙遙若接。其有功於聖門甚鉅。而先生是書補正朱子之所未備。其有功於朱子者。又豈淺尠哉。余今春購獲是書。係元致治間校刊本。首序者先生弟子許文懿。卷末有刊書跋。則吾邑呂遲也。自元至今。歷五六百年。而流傳天壤間。猶不磨滅者。豈獨斯文之幸。抑亦余彙刻叢書之幸矣。梓旣竟。遂撮其要旨而爲之序。同治十二年癸酉夏五月。永康後學胡鳳丹月樵甫序於鄂垣之退補齋。

古之聖人得其位。皆因時以制治。孔子酌百世之道。以淑天下。而其事主於教。孟軻氏推尊孔子。傳於後世。以迄於今。故論語孟子者。斯道之闡奧也。繇漢而還。解之者率有不獲。至二程夫子。肇明厥旨。今散見於遺書。嗣時以後。諸儒所著。班班可攷。然各以所見自守。有得有失。未有能搜抉融液。折諸理而一之者。子朱子深求聖心。貫綜百氏。作爲集註。竭生平之力。始集大成。誠萬世之絕學也。然其立言渾然辭約。意廣。往往讀之者。或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一得之致。自以爲意出物表。曾不知初未離其範圍。凡世之詆訾混亂。務新奇以求名者。於弊正坐此。此攷證所以不可無也。先師之著是書。或矚括其說。或演繹其簡妙。或據其幽。發其粹。或補其古今名物之略。或引羣言以證之。大而道德性命之精微。細而訓詁名義之弗可知者。本隱以之顯。求易而得難。吁。盡在此矣。蓋求孔孟之道者。不可不讀論孟。讀論孟者。不可不由集註。集註有攷證。則精朱子之義。而孔孟之道。章章乎人心矣。謙自壯年服膺師訓。卽知讀朱子之書。其始三四讀。胸中自以爲洞然顯白。已而不能無惑。學之頗久。若徐有得焉。及卽其書而觀之。乃覺其意初不與己異。學之愈久。自以爲有得者。不遂止於一。而與鄙陋之見合者。亦大異於初矣。由是知聖賢之言。理趣無窮。朱子之說。雋永當味。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先師是書。亦憫夫世之不善學朱子之學者也。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謙于是深有感焉。故翻閱羣書。用加讎校。藏諸家。傳諸其徒。若好事君子能廣而傳之。是固謙之所望。亦先師之志云。

論語集註考證 序

爾至順改元十月朔門人許謙百拜謹書。

前序

前半闕

益之每以師說講於諸生。而藏其書於家。躬自讎正。以俟知者。其傳於時也。實自澗東憲司輕歷張公而始。初公既獲其書於許君。覽而善之。以爲不可以不傳。惟鑄諸梓。則其傳也廣而遠。藝學者先生之鄉校也。既嘗刻其通鑑前編之書矣。因以畀郡侯管者思監。使并刻之。侯乃率其佐屬。割俸貲以共費。不足則繼之以學廩之贏。越三月而板成。夫見善而知以爲善。鮮矣。知其善。恐其泯沒而不傳者。爲尤鮮。不私諸己。汲汲焉思廣于人。以爲務。孰能若是乎。繼自今以往。是書大行。學者讀而有得焉。皆公之賜也。公名仲誠。字信卿。爲人廉直剛正。敬尙儒術。而篤意於風化。凡事之害於學校者。必深疾而力去之。苟有益焉。又樂爲之如此。嗚呼。豈獨是書之幸。斯文之幸也。并志之以爲序。至元三年歲次丁丑孟秋吉日。文學掾中山李桓謹序。

論語集註考證卷一前

宋 金履祥撰

序說

史記

漢太史令司馬談史記有天下者爲本紀。有國祿者爲世家。其餘爲列傳。惟于孔子不敢入列傳。而次之世家。以史記所作子遷嗣成之。世家其盛德且子孫世有哲人也。朱子欲學者知夫子始末故節其此文大略入序說疑者不入。邱史記曰生

而圩頂故名邱。本姓。解曰。顏氏禱于尼邱之山。生孔子故名邱。字仲尼。此非大義所關。故朱子不載。

其先宋人

宋。殷後子姓。自微子微仲五傳而至哀公。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弗父何。以有宋授厲公。而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別爲公族。以孔爲氏。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子孫遂爲氏。孔父生金父。金父生舉夷。舉夷生防叔。自孔父爲華氏所殺。子孫避禍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爲鄆大夫。追封齊國公。

母顏氏

名徽在。顏父生三女。追贈齊國夫人。魯

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

公羊。穀梁二傳。皆謂魯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或謂史用秦法。穀梁用夏正。然不可考。昌平鄉陔邑陔。論語作鄆。側留反。在今兗州仙源縣。

梁紇爲陔邑大夫。故生子陔。

委

鳥僞反。周禮有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蕃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餘聚待頒賜。共祭祀之薪蒸。賓客之芻薪。喪紀之薪材。軍旅之委積。館軍旅之賓客。其聚散之多如此。所以貫于會計之當也。又遺

人三十里有路室。路室有委。委吏掌之。史記季氏史及下文司職吏。皆當以孟子爲正。

司職吏作職

周禮牛人。讀爲職。義與杖同。

適周

南宮敬叔與孔子俱適周。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蔡朝廟之度。

問禮與老

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歲而昭公奔齊

春秋傳昭公攻季孫意如不克遜于齊

魯亂適齊景

公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

晏嬰字仲嬰以賢聞于諸侯孔子亦賢之景公欲封孔子而嬰不可此必有說史記載其言朱子削之以其未可信也至夾谷之會史記亦言其與謀朱子亦削之晏子墨者或道不同夫子雖嘗

病其隘而未嘗不以爲賢與彼子西不同則論晏子者當以夫子之言爲正故史記二記朱子皆不取

陽虎作亂專政

論語作陽貨虎貨聲通定公五年季氏家臣陽虎執季桓子囚之專魯政

定公以孔子爲中

都宰爲司空又爲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

定公十年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邱相牟彌言于齊侯曰孔邱知禮而無

勇若使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從之孔邱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爲不祥于德爲愆義于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邱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人來歸鄆龜陰之田

十二年癸卯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

魯自三家四分公室魯公無民久矣孔子雖爲大司寇爲其議政交鄰可爾土地甲兵皆三家有也縱墮三都三都之人民財賦豈遽爲公室有哉去其城郭差可防三家之叛亂耳幸而公山不狃以費畔侯犯以郈叛二子自以爲患故墮之易爲勢至孟氏不肯墮成

則成固未易墮矣當時家臣知有其家而不知有其室類如此然成終不可墮乎曰使孔子而久于其位安知其不墮使孔子別有所爲則雖不墮成亦可蓋孟氏不如季氏之強而成亦邊齊之城也孔子用于魯于今一年墮三都而不盡則期月而可之說無乃已虛乎孔子固曰如有用我者此攝行相事

攝行相事

三家者于孔子豈有土地甲兵爲之用哉其明年始攝相事與聞國政將葺年而始曰攝曰與則前乎此年其權可知矣孟子謂孔子于此爲見行可之仕蓋謂其或可以行耳而不行而後去然

爲授之以國家言也

則謂孔子得用于魯則未也。學者忿聖人之失職，幸聖人之見用，方且以反
侵地，誅正卯，墮三都爲誇，皆未爲知孔子，亦非知事勢者。詳又見第十八篇。

誅少正卯

荀子曰：孔子爲魯相，攝朝七日，誅少正卯。門
人進問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

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心達而險，行辟而堅，言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得免
于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榮喪衆，疆禦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好雄也，不可以不誅也。朱子
曰：少正卯之事，予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魯齊
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夸其權爾。安敢輕信其言而遽稽以爲決乎？按朱子之言如此，而于此存誅少正卯四字，蓋存疑爾。齊

人歸女樂

說見第
十八篇

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

史記：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
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又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乃解。司馬云：陽

虎暴于匡，顏刻時與虎俱至，是刻爲孔子御，匡人識之，又孔子貌似陽虎，故匡人
共圍之。莊子云：孔子絃歌不輟，圍者進曰：昔以爲陽虎也，而今非也，請辭而退。

桓魋

見第七
篇集註

中牟

詳見第
十七篇

趙簡子

名
鞅

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

史記：季桓子病革，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以吾獲罪于孔子，故不興。顧
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桓子卒已葬，康子欲召仲尼，公之

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再
爲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于是使召冉求。

孔子如蔡

按孔子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夫子既去魯矣，以衛靈公之無
道也，而居衛以陳國之小，歲有吳師而在陳，以蔡侯死于盜國

遷于吳，民分子楚，而如蔡，不幾乎居亂而入危與？曰：前日之言，君子守身之常法，今日之事，夫子行道之大權也。夫以聖人盛德，固無施
不可，使夫二三君者能用孔子，委國而聽之，則衛可正，陳可疆，蔡可守也，而皆不能，惜夫。雖然，夫子既知其不能用矣，其時楚昭之賢，聞
于天下，夫子固將如楚也。當在衛也，特以衛靈公致粟，有際可之禮，而再主蘧伯玉之家，當去陳也，又以司城貞子爲之主，而陳侯亦有
言讎之適，故爲二國留行，然其如蔡蓋爲如楚也。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則知孔子去魯

則將之楚矣。聖人無固無必。故為二國留行爾。然而適楚又卒為子西所阻。愚以為此皆非聖人意也。

令尹子西不可

史記。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諸侯有如子賈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

王之言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于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邱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又反乎

衛 按朱子有言。當衛輒之時。父爭于外。子拒于內。不知其國何以度日。是謂君子于此不可一日處也。孔子世家稱孔子自楚反衛。在哀公六年。其後自衛反魯。首尾又六年矣。以衛父子之亂。而夫子久于其國何耶。豈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或時其得政。而將借是以正名義也。及考陳世家。則楚昭卒之年。孔子在陳。非反衛也。考之衛世家。則齊弒悼公之年。孔子始自陳至衛。明年反魯。則非久于衛也。然猶在衛何也。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蓋思魯之狂士。則自陳至衛。蓋過衛耳。意則主于歸魯也。以夫子門人如子夏子貢之徒。亦多衛人者。孔子于魯為父母之邦。其出也。既以司寇去國。則其反也。不可以無故而復國。故明年召之。即歸矣。經世于丙辰。書孔子自陳至衛。于丁巳。書自衛反魯。可以訂世家之謬。而孔子久速之可于此見矣。

冉求為季氏將與齊 戰有功 左氏。哀公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魯。冉求帥左師。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不求仕。王文憲曰。非三百為己徒卒。戰于郊。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所以言聖人。敘書傳禮記。王

意曰。傳禮記三字可疑。履祥按。史記謂孔子序書。編次其事。夫書序非孔子作。而周書諸篇多失其次。愚于武王武成之編。皆嘗考正之矣。計古者事時前後。已具編年之史。而書則每事自為首尾。固未必諸篇相為次第也。然或諸篇本有次第。而孔安國伏生時失之。前漢書言張霸作書首尾。後漢書言衛宏作詩序。書訓義。自前儒以詩書之序皆出孔氏。朱子嘗引後漢書以證詩序之偽矣。獨書序疑而未斷。方漢初時。秦誓且有偽書。何況書序。且孔傳古文其出最後。則附會之作有所不免。若書序果出壁中。亦不可謂非附會者。蓋孔鮒兄弟藏書之時。上距孔子歿二百六七十年。其同藏者論語孝經。論語既有子曾子門人所集。孝經又後人雜引詩書。旁取傳記之語。附會成書。何獨古書首尾尚是夫子舊本。則其為齊魯諸儒次序附會而作序。亦可知也。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

弟藏書之時。上距孔子歿二百六七十年。其同藏者論語孝經。論語既有子曾子門人所集。孝經又後人雜引詩書。旁取傳記之語。附會成書。何獨古書首尾尚是夫子舊本。則其為齊魯諸儒次序附會而作序。亦可知也。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

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聖人于夏殷之禮，不曰吾能知之，而曰吾能言之。此記禮之時語也。聖人生知之資，其于禮之義理，則知之素矣。此其所言，蓋謂其器度文物之詳爾。雖當時二代之禮，失亡將盡，而聖人之資，觸類旁通，皆能歷歷言之。但其謹重之意，必欲得文獻以證成之。足則吾能證成其書矣。而卒不可得，故終于從周，而幽厲傷之，又終于從魯。

刪詩

王文憲嘗謂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三百篇。

也。夫子刪繁蕪之三千，取雅正者三百，而三千之中，豈無播傳于世俗之口者？夫子之詩，既燬于秦火矣。漢興，管絃之聲未衰，諸儒傳夫子之詩，不全得見。世俗之流傳，管絃之濫在者，皆以爲古詩，取以足夫子三百之數，而不辨其非也。不然，若孔門之誦誦，如索綯、唐棣、時、經書之所傳，如鯀首、耨柔、先正、繁渠諸詩，何以皆不與于今之三百，而夫子已放之鄭聲，何爲尙存而不削耶？

序易象繫象說卦文言

象繫象說卦文言，魏伯陽、顏師石所謂十翼者，此則夫子之意，而門人述以成書，謂皆夫子所

筆，則亦非也。彖傳例有發明，中間豈無未盡之意，象傳句多重複，中間寧無填足之詞，蓋門人得夫子之說，而欲足成其書，不得不爾。何以知之，以繫辭傳知之也。十翼莫粹于繫辭傳，或不以子曰起文，或以子曰起文，或引子曰以答問，或中引子曰以爲證，或末引子曰以爲斷。王文憲謂與子思作中庸同體，蓋繫辭傳，門人以夫子之意發明，非夫子之親筆也。果夫子之親筆，則章首之子曰何以或有或無，或問或答，篇中之子曰何以或引或斷耶？然則繫辭傳之成文，且非夫子之全筆，則彖傳之具體，小象之比辭，安得爲夫子之全筆耶？獨大象乃夫子之筆，辭簡義精，體用明切，三聖所作之外，此自爲夫子之一經，而門人得夫子之言，獨文言無所附會。夫子文言最爲明白，乾卦文言，各以子曰答問，深密明暢，其後申述卦爻之義，不以子曰起文者，意便不及，如所謂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無咎，迥與前章不同。其于六十四卦之中，發明爻義者，亦文言之體，開舉數爻，辭義俱明。門人不敢足成三百八十四首，故于乾坤二卦文言之外，餘卦文言，雜諸繫辭傳，是爲得之。後之學者，于禮記十翼，但欲見夫子著述之多，而不敢別其爲門人發明之辭，與其足成之體，今姑論其梗概如此。又當別

七十二人

顏回、閔損、冉耕、冉雍、宰子、端木賜、冉求、仲由、言偃、卜商、顓孫師、曾點、曾參、澹臺滅明、高柴、宓不齊、樊須、有若、公西赤、原憲、公冶長、南宮縚、公析哀、顏由、商瞿、漆雕開、公良儒、秦商、顏刻、司馬耕、巫馬期、梁鱣、琴牢、冉

儒、顏辛、伯處、公孫龍、曹卹、陳亢、叔仲會、秦祖、奚戚、公祖茲、廉潔、遵瑗、辛父黑、公西蕨、穰駟赤、冉季、石處、左郢、狄黑、商澤、任不齊、榮旂、顏噲、秦冉、秦非、漆雕從、燕級、林放、申黨、步叔乘、石子蜀、施之常、鄭國、樂欣、顏之僕、孔忠、漆雕哆、容蕪、顏相、史記家語所載、開有不同、凡七十七人、今依文翁石室

圖七十二人之數

作春秋

春秋者、魯史記之舊名、周公之封于魯、祝史典冊皆備、故魯國之史謂之春秋、韓宣子適魯、觀書于太史、見

魯史、起隱公元年、止哀公十四年、獲麟、改正其失、以明王法、于是褒貶既彰、善惡難掩、亂賊知懼、遂為百王不易之大法、

子路死於

衛 事見哀公十

五年及檀弓 葬魯城北泗上

水經、泗水逕魯縣北、註、泗水南有孔子冢、在魯城北六里、史記註、孔子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頰壁為祠壇、方六尺、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又無能名其樹者、

塋中不生荆 棘及刺人草 弟子皆服心喪

孟子曰、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于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于場、獨居三年、然後歸、

孟子愛業子思之門人

受業于門人、此史記孟子本傳

之說、朱子謂孟子親受業子思之門人字疑衍、而此存之、蓋未及改去、

何氏

晏字平叔、魏人、此段進論語集解之疏文也、朱子節入、然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成、則以魯論考之、齊論古論為之法、三論始合為今定本、

程子

伯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

唐柳子厚亦謂成于曾子

之門人、而謂有若以似夫子故尊之、程子此論為定、

程子

三條、叔子已上二條、言論語本末、已下三條、言讀論語之法、

論語集註考證卷一

學而

學之爲言效也

此張宣公語。四聲取訓於義爲切。又古文學通作斃。易傳曰：比而效之，之謂體。則效者體做之謂也。王文憲曰：學之爲言效也。此字義正訓。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此原其所當學。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指學者之方也。明善復初。

則學之效驗。第一句訓下三句義。此看集註凡例也。

效先覺之所爲

古人爲學是先從事上學。所謂先覺之所爲是。其行事踐履。文辭制度。凡詩書六藝之文。皆先覺之所爲也。朱子于或問中論學分知能二字。集註蓋合言之。覺知也。爲能也。明善。

知也。復初能也。其間語意並合二意。而效先覺所爲一句尤明備。夫聖賢先覺之人。知而能之。知行合一。後覺所以效之者。必自其所爲而效之。蓋于其言行制作而體認之也。段內皆合知能意。下文引程子曰一條。是知上習說。其二條及謝氏語。是行上習說。

鳥數飛

數。色角反。此許氏說文語。从羽。从白。於六書屬諧聲。謂形聲合也。又月令。鷹乃學習。朱子欲入此而不及。或問引之。

程子曰

程氏遺書前十卷不分二先生語。外書亦多有不分者。今但曰未詳。

坐時習

謂坐

而時習立而時習。舉此二句爲例。敦學者習行之方。

程子

二條。叔子。

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說樂皆喜也。而學習言說。朋來言樂。故程子分內外言之。說悅同悅從心。則在內之樂。而樂乃說之發于外者。語錄悅感于外。

而發于中樂充于中而溢于外。愠含怒意。

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暑氣何可怒。但令人悶耳。薰風則能解人之愠悶也。下文程子不見是

何文定曰：有一朋友言愠作含怒意。固下得輕。然終有怒字在。不見君子氣象。惟訓悶字爲是。如南風之時。

而無悶。二條。程子惟成德者能之。黃文肅疑其略倒。蓋不愠乃所以為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學至于正此意。程子君子王文憲曰。朱子是接程子之意。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說則其

進不已。其應不窮。其致不困。故及人而樂。及人而樂。則其心不私。其量能大。所以進于君子。此各舉效驗。字言之。謂有自得之說。則有及人之樂。有及人之樂。則有君子之成德。本註逆而難進步。言學之正。推本言。程子此條順進而言也。有子曰門人尊

字行。而稱有子。後人遂不知其字。雖孟子亦名之。宜史記弟子傳不傳其字也。有子此章分爲二節。前節以質言。中二句泛言承上生下。以凡人資質言。則孝弟者無犯上作亂之事。以學者務本言。則孝弟者爲行仁之本。親親仁民愛物。皆從此出。而仁不可勝

用。何止不犯上。爲仁爲字重讀。朱子恐人不曉。爲仁是行仁之義。而仁者愛之理。心之德。其先後各有當也。仁。故曰心之德。愛之理。此章孝弟是偏言之仁。故曰愛之理。心之德。其先後各有當也。仁。故曰心之德。愛之理。此章孝弟是偏言之仁。故曰愛之理。心之德。其先後各有當也。仁。故曰心之德。愛之理。此章孝弟是偏言之仁。故曰愛之理。心之德。其先後各有當也。

王文憲曰。有子言仁之事。集註言仁之性。仁字訓詁發例于此。詳見第五篇第十二篇。程子二條。性中至孝弟來此洛中方言。來字猶許蔡

間裏字。謂性中只有仁義禮智。何嘗有孝弟事行在裏。猶言倉中只有穀粟。何嘗有秧禾在裏。仁發出方爲孝弟。穀粟發出方爲秧禾。一時記錄者欠脩。似覺語險。須通上下文看。則反覆開闔。方見意暢。鮮矣仁本文言鮮。程子言非。集註因之。言絕無。謂其心

皆務在外。則內亡矣。此仁字言。程子叔曾子名參。所金反。字子輿。本史記弟子傳。然孟子又字子輿。蓋軻車軻也。若曾子而字心之德。王文憲曰。此言仁之德。程子子輿。則參乃服參之參。七南反矣。家語作子輿。對本。坊本並同。博物志。字敬伯。三

省。集註不訓詁。語錄謂卽宮省之省。按字從少。從目。蓋宮庭之門。視察出入。不令乏人。故謂之省。所取反。借作省。祭之省。悉井反。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內外也。朱子謂

之謂也。程叔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內外也。朱子謂明道之語。周于事物之理。如此圓轉。伊川之體嚴。故截然方正。傳謂受之於師程伯子作傳之子人。按傳字是前傳後。上傳下之辭。若是師傳。當云受業。不當云傳也。兼曾子于師

傳之事宜無不習。不待每日與爲人交友同省矣。以上二事例之爲人、交友、俱爲及人之事。則此傳當從程子之說。乃傳業與人者。傳業與人而不習于己。正鄭氏所謂講時爲學者誦之。師不心解者。不習而傳。寧不誤人。故必省而習之。然則曾子篤學。其所自省。宜無一不。何獨此三事。蓋此三事乃及人之事。常情所易忽。故曾子于此三事。日省吾身。恐以爲不切己而有所不盡也。其事雖屬及人。而不忠不信不習。則其失實爲切己。故日省吾身。而尹氏亦謂動必求諸身。謝氏謂專用心于內。蓋事雖及人。而在我之心。則必忠必信必習也。此三言日用交際所必有。故忠信習隨事而必省。所以曰日省。集註倒訓傳字。而語錄謂亦尋常學業。不爲要緊者。不要緊者。如曾子問篇諸變禮曲折。亦細細叩問而習知之。然朱子此語似已疑傳之于師若太重矣。兼又謂此曾子晚年之說。昔者孔子歿。曾子年最少。若晚年。則每日非有師傳常業矣。但學者欠于問辨。故集註欠于修改。今存程子之說。以待學者。

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

按韓文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又商瞿及馯臂子弓。其後爲荀卿。

敬者主

一無適之謂

何文定曰。主一者。指示所以持敬之要。若止曰整齊嚴肅。則難捉摸。惟曰主一。則用力之方昭然易見。然所謂主一者。靜固要一。動亦要一。朱子所謂身在此則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此靜中之主一也。所謂事在是則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離。此動中之主一也。若無適二字。則又是爲主一兩字。再下註腳。謂如心在東而復移之西。又移之南之北。則是靜不主一。他有所適。而非敬矣。又如本是一事。而復貳以二。又參以三。則是動不主一。他有所適。而非敬矣。主一自然無適。無適方爲主一。此兩語只是展轉相解。只觀程子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二語。敬之爲敬。可得而持矣。朱子曰。敬者。主一無適之謂。其言尤約而明。若此章所謂敬事者。凡施之政事之間。皆以是心應之。如爲一事。則專一此事。謹之重之。察其表裏。慮其終始。審而後發。發而必行。堅執如金石。不移如四時。不朝令而暮改。不輕動而易搖。此皆敬事之謂。而信在其中矣。履祥按。敬其事。便足信于民。而分爲二事者。蓋敬主行信。主言事。屬政信。屬令也。

程子 楊氏曰

名時。字中立。諡文靖。朱子謂楊氏說此處極好看。

此特論其

所存未及爲政

意本程張。程子曰。敬事而信以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政。張子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是者。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能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履祥按。敬信節愛。是其所存。至于政。則必有

法制禁令紀綱文章。夫子答問政者亦多從身心說。蓋其時先王之制數尙多無恙。但治國者無是心。故其政不行。爾至孟子時。先王制數廢改殆盡。故孟子之論治國。往往兼制數言之。

五者反復相因

此補胡氏之意。胡氏以敬爲主。固是本原。

然又須節節加意。論有本。則一節自生一節。是下因乎上。論全備。則一步須進一步。是上因乎下。通釋詳之。

餘力猶言暇日

或問作餘暇之力爲是。

程子

叔子也。行重。

尹氏

次。洪氏。雙重。

朱子

學重。尹氏名焯。字彥明。號和靖處士。洪氏名興祖。丹陽人。何文定曰。文滅其質者。虛文勝而實德亡也。質勝而野者。有實行而無節文也。聖賢有見成之條法。不考之則無以爲人道之方。事物有當然之至理。不窮之則無以爲明善之要。故雖盡力于孝弟。謹信待人接物之間。而不知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或以善爲之。而未必合天理之正。而不出乎人欲之私。甚則陷父爲孝。誤兄爲悌。無禮之謹。復言之信。況愛而失于無擇。親仁而未必識仁。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是則無餘力而急于學文者。其害固大矣。有餘力而不肯學文者。其病亦豈小哉。

竭其力

王文憲曰。蜀士趙子寅曰。有問于曼亞夫曰。事父母能竭其力。是心力。是事力。亞夫曰。也要心力。也要事力。曰。心力可竭也。事力不到則何如。亞夫曰。有心力必有事力。人只是辦不得此一片心爾。此心果到。雖園中之冬筍可生。冰下之寒魚可出也。況

可得之

言而有信

舊說。易色是變易顏色。朱子謂竭力致身太重。若變易顏色則太輕。故從易其好色之心。方見其誠。然言而有信。似亦稍輕。劉器之問于司馬公道。自何入。曰。自誠入誠。自何先。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鑿括其日

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言行一致。以此觀之。則此一句不可謂不重。況朋友之交。其常有平生久要之義。其變有相許以死之節。則言而有信。與竭力致身。其重一爾。

四者人倫

賢賢與朋友交。若共是一倫。然不以事父母爲首而

以賢賢爲首。蓋下三言所以能致其極者。專在此一言耳。賢賢易色。好善之誠也。大學誠意章所謂。如好好色是也。人惟有誠切好善之心。故于孝悌忠信之事。無所不用其極。所以賢賢易色居首。

君子不重則不威

重。直用反語。錄。此君子是

大概說君子之道。或問。此章先威重而後忠信何也。朱子曰。聖賢言學之序例如此。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抱提豎起來。然後漸及其內。

主忠信

何文定曰。主者。謂凡事必靠這忠信爲本。而不容他有所之之謂也。夫忠者。發于心之實也。信者。見于事之實也。

也專以爲主。則其一言一動一謀一爲。其始終表裏無一不出于實。而虛僞之妄念出而無所施于外。入而無所藏于中。自將消磨泯滅。而無妄之真體由是可以漸復。是乃思誠之機要。而作聖之階梯也。程子曰：不誠則無物也。何

文定曰：物、事物也。惟誠則以實心見之實事。方可謂之有遺物。若無遺誠。則其所爲皆不出于中心之實。然體試爲之。恰與不曾做一般。故曰：不誠則無物也。且出入無時云云。豈復有物乎者。此申解上文不誠則無物之語也。蓋人心不測。乘乎氣而出入。其或存或亡。又無

形影可以捉摸。惟主乎忠信。則此心便存。而事皆自此實心中發出。便是有物。若不主乎忠信。則方應此事。而心已他之。不主乎此事。而無復有其事矣。故曰：豈復有物乎。然則主忠信者。非特爲善之本。實亦存心之要。程子二條。慎終追遠

程叔子謂不止爲喪祭。推而至天下事。皆能謹其終。不忘于遠。朱子語錄然之。而集註止以喪祭爲言。通釋加詳。今又因通釋之言。而文之曰：親之終也。悲痛之情固厚。而倉卒之際。必誠必信之事薄。親之遠也。恭敬之意固厚。而歲月之久。思慕如存之念薄。于常情所易薄

者不薄焉。則已德可謂厚矣。民德安得不趨于厚哉。子貢禮記史記作贖。過化存神之妙。詳見孟子註及此章通釋。何文定于通釋之上。記錄齋答問之語。問曰：那裏或曰：若論聖人過化存神之妙。能使人樂告以政者。固不待見其容貌而自如此矣。先生久之曰：看來也是不足于子貢之所云。故如此說。亦引而不發之意。且如溫良恭儉讓若無聖人之德。而見者每每如此。便是個世間大不好人。子貢只說得禮恭處。不說得德盛

處。是他只見得到此。若聖人之在當時。能使所至之邦莫不樂告以政者。其過化存神之妙。恐非子貢所知也。又問：如此。則潛心勉學之語如何。曰：必竟五者是個好德。履祥按第十九篇子貢所言。夫子綏來動和之化。則過化存神之妙。非其知不能知此。但此章緣子貢求

之問甚低。故且就其接人處言之。以反其求字之意。而其言遂欠內一層爾。故集註曰：盛德曰過化存神。曰德盛。皆補其內。而本註亦字及謝氏三亦字。蓋但指其外也。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委國而授聖人

以行其欲。故終不能也。然私欲各不同。如季桓子。則始欲振其弱。終又恐失其柄。三年無改。此章爲觀人而發。三年無改。又爲觀行而

如楚子西。又疑夫子之得國。以正其僭。齊景公衛靈公。則苟且自適其欲而已爾。三年無改。發聖人之言一條。自是一條事理。凡例如

此章者亦必有爲而言之也。其意主于觀人。其事蓋主于改。而觀三年無改可以謂孝。亦如觀過可以知仁。可亦僅辭。事亦常事耳。非謂善惡之相懸者。若夫不善不可以不改。則夫子于仲弓嘗言其駢且角矣。善不可不繼。則夫子于孟莊子嘗稱其難能矣。此又各一凡例也。此義不明于天下。而元祐紹聖。道謂其行事也。以遂成天下之大禍。道學可不明哉。道父言故曰道。天理節文人事儀則。何文定曰。勉齋語錄謂一句作體看。一句作用看。然又須參錯看。蓋天理節文是體中之用。在體中固有自然之節。然不因發見于外之文。則何以見其有節。故言節而併及于文。故曰體中之用。人事儀則是用中之體。就上看。固有燦然之儀。然所以有是條理者。皆原于自然之品節。故舉儀而必本乎則。故曰用中之體。蓋節與則俱體上字。文與儀皆用上字。此所謂參錯看。程

子曰禮勝則離

叔子也。程子禮樂之說。所該爲大。樂記。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此章所謂禮。蓋高下散殊之分也。其所謂和。則合同交通之意也。先王制禮。其尊卑貴賤上下之體。截然甚嚴。然其用則常有

交通和同之實行。其間如宗廟之禮至嚴也。而旅酬逮下。獻享之禮多儀也。而燕示慈惠。尊卑上下至辨也。而燦然有文之中。每有懽然相愛之意。此皆禮之用有和而小大事皆由之。又如飲食合權也。而籩豆有數。延祭有儀。臣侍君燕。不過三爵。夫婦和好也。而內外有辨。衣服異藏。滌浴異處。此類非一。或但知和洽之意。而略上下名分。尊卑降殺。男女內外之節。此所以流而生禍。而亦不可行也。集註但見行禮不拘迫之意。似不見交際和洽之意。但說君子行禮之意。不推先王制禮之意。然于其首取程子之說。末有嚴泰和節之說。則該之矣。

嚴而泰和而節

有子指事而言。禮與相對。則禮是嚴敬之禮。朱子本理而言。和在禮之中。則禮是全體之禮。嚴而泰。說上截。和而節。說下截。該盡章指。信近。信。約信也。如左傳所謂五會之信。近

字去聲。乃比近之近。猶云義之與比。故朱子經以合中二字補之。

復

左氏欲復言好復言。謂既言而再行其言也。亦。上二節各只一事。因與宗則又有近久淺深輕重。故以亦字遞過。

君子食無求飽

不求安飽。與吾嘗終日不

食終夜不寢。以思同意。謂心在勤學。不暇求安飽。又能敏于事。謹于言。非不好學也。然惟就有道之人而取正。乃可謂之好學。苟自是而不取正于有道之人。則所好何學。所學何道乎。學而非道之正。雖勤安得謂之好學。凡言道者。道字訓詰。發例于此。然既

在此章發例，則當繼之曰：有子貢曰：貧而無詔，有無詔無驕之節，而後可語樂而好禮之意。凡學皆然，觀書者見夫子之言，而遂輕道者，知此理而能由之者也。

之中可乎？所以朱子章末之言，切實周備，學者不可不審。所已言，樂與好禮；所未言，義禮無窮。○學而一篤，記夫子之言，爲書之首，而弟子之言，凡四人，惟曾子而不由內，此曾子所以傳道，而有子之言，所以似夫子也。末章子貢之言，其進宜未易量。

爲政

首章不曰以德爲政，而曰爲政以德，此爲爲政者言之也。居爲政之地者，固不無法制禁令，凡百施爲，而夫子則言爲政，若能以德，則心得躬行，無非道理，以是率先之，人心自感動興起，而向慕之，不待他有作爲，故曰無爲而天下歸之。德本，警

以下效。德之爲言，得也，得於心而不失也。德字訓詰，發例于此。集註初本，因第七篇志道章解德字，曰行道而有得于心，其後改

不能體之于身，是又皆失之矣，所以不足謂之德也。北極天之樞，樞如樞軸，謂天體斜倚而左旋，北極乃其樞軸，衆星皆隨天體旋轉，惟北極不動也。北極無星，故謂之北辰，辰者，北極之舍也。其旁四輔星環之，其前直四星，後宮、庶子、帝星、太子也。

程子曰：叔子也，爲政以德，然後無爲。若以才智苛察，術數勇功，則不能無爲矣。范氏曰：王文憲曰：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此言感動之妙也。不動不言，無爲也。

言也，此言統理之要也。合二說，盡無爲之義。履祥按：至簡者，惟循一理，自可以御事物之繁，至靜者，惟正一心，自足以制天下之動。至寡者，惟修一身，自可以服人心之衆。思無邪，程子曰：誠也。朱子謂世人固有修飾于外，而其中未必純正者，故言無邪行，無

邪亦未見得誠。惟是思無邪。則合內外之道。表裏如一方。可謂之誠。程子之言不可不深思。

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王文憲有詩辨。今不泛人。因嘗考之。秦火之後。書失盡。半禮失幾亡。而詩三百篇何以皆無恙。雖云托于聲。

晉之流傳。然今之三百篇。豈盡夫子之三百篇乎。禮記左氏。荀子所引之詩。多有善者。而今詩多無之。此猶可也。如索綯。唐棣。孔門嘗舉之。而今不見于詩。鄭聲之淫。夫子嘗欲放之。而今鄭詩具在。雖序者巧以爲他事。及刺人。然其浮醜之態。不可掩也。漢劉歆謂詩出非一人。諸儒各以所能記。或風。或雅。或頌。會合而足三百篇之數。則其所記。聞或有出于夫子所刪去者矣。蓋漢興。鄭衛之樂尙在。而管絃之聲未衰也。以此觀之。其間淫詩。固夫子之所去。而世俗之所傳者。諸儒待之。例以爲古詩而不察也。不然。則若溱洧。桑中。諸詩。幾于勸矣。而何懲創之有哉。

程子

未

上章爲政以德。至此章意方備。緇衣篇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遁心。

一說

朱子集註凡例。二說皆通。故併存之。必有

志學章

矩。法度之器。王文憲曰。矩雖器。心之天則也。程子二條。皆聖人爲學者說。胡氏一條。發明從心不踰矩。朱子極以爲好。二條即程子勉進及成章二意。張思誠以爲意周。履祥按。朱子于本文之下。但隨文解義。而其終總說處。最盡。蓋聖人固自有聖人之

賢。然聖人又自有聖人之學。又自有聖人之進。但非常情所可窺測爾。蓋天下之理無窮。而聖人之心。純亦不已。已則非聖人矣。其實三十而立。聖人之爲聖人者已成。此後但愈妙愈熟。所謂借其近似以自名。猶夫子一貫而曾子借忠恕以名之也。學是聖人之學。立則聖人之成。不惑。可以想見聖人之貫。知天命。可以想見聖人之一知字。如知天地之化育。不惑者。小德之川流。是于萬殊處看一本。知天命者。大德之教化。是于一本處觀萬殊耳。順。可以想聖人之化。從心不踰矩。可以想聖人之神。此亦因聖人借近似以自名者。而彷彿之在于心體。難以言語形容。王文憲曰。自聖人生知之稟而言。固未必有等級。自聖人體道之心而言。初不妨有等級。二說非不同也。

程子

二條

孟懿子章

魯大夫仲孫氏。魯三家本出桓公。慶父之後。爲仲孫氏。叔牙之後。爲叔孫氏。季友之

後。爲季孫氏。仲孫而謂之孟者。禮疏。古者適長謂之伯。庶長謂之孟。仲孫于莊公爲大夫。不敢宗諸侯。而于三家爲庶長。三家所宗。故謂之孟。

三家僭禮

禮弓曰。三家視桓楹。三臣猶設撥。是葬之僭禮也。三家以雍徹。是祭之僭禮也。僭禮以處其親。將以

尊親而不知
得爲而不爲
分所得爲者多有當爲之事特恐
不能盡爾不必求越于分之外也
孟武伯章
集註前說發父母之至愛譬人子之守身懇切深長所
該甚大舊說亦在其中然普爲衆人言之誠善矣若爲

武伯言則恐舊說爲切故程子止依舊說而集註兩存之也朱子始疑舊說不正言而爲是迂昧不了之語爾然須究武伯之爲人與當
時之辭氣左氏云哀公與三家始有惡遇武伯于塗問之曰吾得死乎而曰予不知其傲暴之氣如此于君猶然況他事乎觀其諛爲武
則爲人可知矣程子嘗言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只是身與心不可不由自家疾病聖賢所不免但爲人子者父母唯憂其病而他
無憂焉則其爲人可謂能守身而不遺親憂矣今有人焉非子弟求益之衆而其做暴可憂不可數數卒然有問何以爲孝夫子答之曰
使父母但以其疾爲憂焉斯亦孝矣其辭氣之間自有餘味所謂舉一隅之數初非不了之語使其惕然收斂不爲不義爲父母
者唯憂其疾病之不由己者而不必憂其事爲之由己者則其爲人豈非天下之孝子哉集註于舊說始去而終存之殆有意矣

去
有養
上聲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作一句讀至于二字其所該亦多謂自骨肉子弟奴僕以下至犬馬也子思曰今而後知君之犬
馬畜僕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弗敬獸畜之也大抵辭氣不以貴賤尊卑懸絕者爲言則無以見其不敬之罪重以

不敬爲無別蓋充類至義之盡也有一老人見籠養者朝夕飼直心力備至因嘆曰若養父母如此
豈非至孝一學者聞之遂悟此章之旨蓋彼嘆小人不能養而養鳥此責學者但能養而不能敬也
色難
何文定曰服勞饑食養口體
者也柔順顏色養志者也不

曰養志而曰色難者蓋愉色婉容皆誠實之發見于外者決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爲必其愛之積于中者深然後見于容色者始無一毫
之不順苟所以愛其親者有纖悉之未至則形于外者決無愉婉之色則事親者其色豈非難乎能盡此者其于養志固有餘裕矣聖人

所謂色難者惟體之而後知爲不易也服勞奉養固非愛親者不能然愉色婉容則尤其愛之深
者服勞奉養或可以勉而爲之愉色婉容則無所不順而心與父母爲一矣豈得不謂之難哉
曾
朱子曰論語除曾
姓外皆作在登反
程子
未
詳告

衆人
以其所該者廣也然孟氏僭禮武伯多可憂之事故夫子所以告之者且正其大病游夏孝養服勞已無不至但意色幾微之間
有所不足蓋狎恩恃愛者漸流于不足而嚴威儼恪者非所以事親故夫子告之深戒子游之漸流于不敬爲大不孝不許子夏

之疏節。而以服勞奉養不足為孝。皆所以責其盡善也。

王文憲曰。告門人皆切直。告餘人皆深婉。各有當也。

吾與回言終日

六字為句。與言終日。固無所不言矣。惜不盡傳于世也。

私亦

私是人所易忽之地。而亦足以發其餘。可知顏

子是從謹。獨下工夫。聖人是于此處見顏子。

聞之師曰

朱子師延平李先生名侗。字愿中。諡文靖。此段延平全語。具在師友問答。

顏子深潛淳粹

顏氏本出邾。登孔子門者八人。回為最賢。回字象水之洞。故字子淵。何文定曰。

深潛淳粹。此四字只是形容顏子資稟氣象如此。蓋雖一般聖賢。各自有資稟氣象。如湯武自有湯武氣象。文王又自有文王氣象。且以此深潛淳粹四字。著在孟子身上。固不得。便著在曾子身上。亦不得。惟顏子便有此資稟氣象也。程子亦曰。顏孟子孔子。其知之淺深。固只是顏子尤溫淳淵懿。近聖人氣象。延平之語。與此大概相類。今且以顏子平日觀之。如不違如愚。於吾言無所不說。行若無實。若虛。此亦可以見他深潛處。如三月不違仁。不遷怒。不貳過。又如程子言。其如和風慶雲。此亦可見他淳粹處。下面體段字。粗說如骨節字相似。猶兩人相比。甲人骨節比乙人差小些子。此即孟子具體而微之語。體段已具。猶曰骨節四肢已圓全。但未與那人一般爾。又曰深潛淳粹四字。若分開看。深潛兩字。便帶了知見意。淳粹兩字。便帶了踐行意。劉頴曰。深潛淳粹。文公師友模寫顏子資稟氣象。可謂體貼。然集註語意多在經文之內。非自外來。如此四字。亦在此章之內。深潛是于不違如愚見之。淳粹是于私亦足發見之。深潛。知上氣象。後篇所謂于吾言無所不說者也。淳粹。行上氣象。後篇所謂三月不違仁者也。

視所以章

王文憲曰。既分君子小人。此下只觀

君子。程子。觀人亦當以此自考。此意亦緊切。

伯子也。何文定曰。語錄謂既以此

溫故章

可者。儘可之辭。此師講授之師。時每二字。所進尤活。記問之學。鄭氏註云。豫師雜難雜說。至講時為學者誦之。師不心解。詳見或問。王文憲曰。溫故所學在我。

肥問所知有限。只死活二字。

先行章

程子以先行為句。朱子以先行其言為句。語意宜從朱子。緇衣篇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王文憲曰。君子所言皆平日所行之事。

周比章

王文憲曰。周比從接物上見。和同從共事上見。驕

學思章

王文憲曰。論語舉其略。中庸舉其詳。劉頴曰。博學。篤行。皆學上字。審問。謹思。明辨。皆思上事。語錄舉與行是學之始終。問思辨是思之始終。又一云。學不

驕從處已上見。語錄學者于幾微之際不可不辨。

專指 程子 異端章 何文定曰：異端之害云云。人之攻治其說者，其蔽固之深者，固無足論。其間有高明賢智之過而亦學之者，不深爲害滋甚。故夫子斷以一言曰：斯害也已。而程子又謂其近理者爲害益甚，尤當遠之。是皆聖賢推救焚拯溺之心，授學者于顛冥之地，其爲人切矣。

程子 伯子也。王文憲曰：范氏條指書，道而言，程子條指害心術而言。 音侵。詩：載駸駸駸。 干

祿章程子曰 前條叔子後條兼取伯子章內兩樽三藏。程子喫緊爲人，故又添一問答。蓋唯聖門弟子則能言下領會，世人之心，汲

是而他求，所以千祿亦未必能得也。亦唯道理所當爲者，自爲之而已。此外不惟非所當爲爲之，亦非可以必得也。 哀公問章程子 叔 大居敬 用春秋傳大居正句法。謝氏此章親切明

文憲于上蔡書堂開講，舉此爲上蔡第一義。何文定曰：居敬則無私心，而在直 敬忠 朱子曰：孝是以身率之，慈是以

無所蔽，窮理則有真見，而在直不難知。此合內外之道，又辨枉直之要法也。 敬忠 恩結之，兼此二者，能使民忠。 張敬夫 集註

程張稱子，諸儒稱氏，不名字者，稱官。時人稱字。何文定曰：夫子本言教化必自己出，語勢不得不然。張子恐觀者失聖人之旨，故發明無

所爲之說，以曉之。王文憲曰：季氏意在使字上，聖人意在則字上。○庚子之問，爲欲使民如此，而夫子之答，皆欲其于己求之，盡其在己

則民自化。若爲欲使民如此而爲之，則爲之必不實，亦不足以有感矣。故集註取張 或謂 爲政須上之人用之，非所可必爲也。而或人

敬夫之說，以明之。然無所爲而爲，有所爲而爲，善利之分。此自張宣公法門要語。 子之意，而孔 信 輓軌是車與馬牛交接處。信是己與人交接處。交接 十世 集註取馬氏之說而詳之。本欲分明，而觀者易離

子不仕也。 處無輓軌，則車不能行。交際處無信，則事不能行。 三統 本漢志，詳見問爲邦章。王文憲曰：所因者，亘古及今之常然。 損益者，隨時處事之當然。繼周損益，其答類子爲邦之問乎。

論語集註考證卷二

八佾

每佾八人

此說疑是。蓋古者以八為數。後來雖俗樂每列亦八。左傳所謂女樂二八是也。

數

假借。去聲。

降殺

左氏傳作墜殺。以兩此自上而下。故曰降殺。

忍

罪不容誅。忍從後說。何憚不為忍從前說。

三家

說見前篇孟懿

子堂

廟堂也。上文庭亦謂朝廷。蓋廟制室外為堂。堂前為庭。

無知

王文憲曰。前章不知不仁。不知不仁。故無禮無義。按不仁。言其忍也。不知言奚取也。

程子曰

叔子也。王文憲曰。夫子本譏三家。而魯在其中。程子原其始。定其罪。立萬

世之大法。遂使

不仁章

王文憲曰。游氏言仁切。程子言禮樂切。程子言禮樂之實。李氏言禮樂之文。合此四說。方盡集註用意精深。學者宜細觀。

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

叔子也。語錄曰。只是泛說。

不是說仁之體。若曰義者天下之正理。亦得。

將如之何

語錄謂不奈得禮樂何也。譬如非善舟者。必不奈一舟何。非善御者。必不奈一車何。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不和不樂。便是不仁。

鄙詐慢易。則如禮樂何哉。

林放

弟子傳不載。禮殿圖有之。

禮本

集註以文對本字。又以質對文字。易治也。語錄滑熟也。何文定曰。文集有曰。禮正在恰好處。沂而上之。則儉為本。沿而下之。則奢為末。此語最為分曉。流於末之奢。固不可。然安於本之儉。而

不求到恰好處。亦非聖人本意也。夫子舉喪與禮對言者。朱子謂禮是禮之吉者。喪是禮之凶者。故並言之。爾。范氏以喪祭言者。蓋因古有此二語。特舉以為凡例耳。

汗

音。出禮運。

夷狄

音。東岳

泰山也。在

今兗州襲慶府奉符縣爲魯國之望。曾反射下並去聲。凡在下。上聲。下之者。去聲。觶四升。輔頰也。後去聲。凡前後之後。上聲。後之之後。去聲。夫子隨疑而答。但

待子夏而後發。聖人之意。又因子夏而及此。爾言此以進子夏也。杞夏之後。國在今開封府雍邱縣。宋殷之後。國在今宋州。本名應天府。○古者二王之後。各守其先代禮物。聖人於

其於禮之義理。則知之明矣。此其所言。蓋謂二代制度文爲之詳耳。雖當時二代之禮亡。失將盡。而以聖人之資。觸類旁通。皆能歷歷言之。但聖人謹重之意。必欲得典籍故舊。以證成其書。而文獻二者。卒不可得。故終於從周。後人迄不見其成書之盛也。其閒見於禮記者。

又多雜以門人。趙伯循唐儒林傳。啖助門人。趙匡。陸質。助卒。質與其子異。哀錄助所爲春秋集傳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號春秋纂

經師之說。惜哉。趙伯循例。匡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質稱爲趙夫子。集註以犯廟諱。舉其字。說具春秋纂例。宜州有版本。朱子載

其言於或問。而鬱鬱以秬黍合鬱。金草。釀酒取其香氣。暢達。魯之郊禘禮記明堂位。以爲成王之賜。上章程子嘗論其非禮。近陳氏君舉謂東遷之

郊禘。惠公請之也。其說甚辨。如此。禘之說此章集註二意俱備。有爲之說者曰。知禘之說。則不王不禘。天子禘。諸侯禘。大夫士廟數。上

敬之至者。亦未易知此也。中庸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章句謂與論語大同小異。特記者有詳略。王文憲謂論語約而難知。中庸詳而易見。不若以中庸解論語。辭不費而義明。履祥按。中庸是泛說。論語是答或人之問。亦恐各是一出。○勉齋曰。禘之說一章。理無不明。誠無不格。只是見得

盡做得也。盡。心路熟後。事事自會如此。祭如在。章程子叔與古者室中北墉南牖。東南隅爲戶。東北隅爲室之何謂上二句當時用事何文定曰。所謂與

俗諺。故王竈謂竈穴前隊也。尸古者祭必有尸。蓋使生人服鬼神之服。居鬼神之位。使鬼神憑之而饗當時用事何文定曰。所謂與

主者蓋五祀四時之祭皆於此乎成禮是其有常尊也然不專主於一而若戶若甕若中若門若行皆先祭其本所而後設饌迎尸於此是其非祭之主也若甕雖卑賤不尊然在夏時則專主祭甕當夏時而專用事者故曰當時用事或曰用事謂水火烹飪之所

氏 王文憲曰上蔡之說疑有病聖人據理而言豈問其知不知禍不禍也若畏禍而為 鄴 序說 侯 本作為射的之塚也謂侯 人射中也从矢象形 鵠 工

反即告字謂告人以此所當中之 告 本取牛口之楛下之告上則曰告如牛口 猶今言生料也 魯自文公始不視朔 文公名

處也取射禽獸之義故加鳥 加楛有謹止之義若上告下則假借去聲 籛 本作氣俗加食 與以病

不視 指告朔通 如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夫子之從下蓋盡禮耳而衆人反以為詔此章當以 程子 叔

朔 其 釋指羊 盡禮 此事為證語錄曾及之何文定曰詔與敬不同禮施於所當施則為敬禮加於不當加則為詔 子

定公問章 本註正說也呂氏互說也尹氏重上則略與孟子 關雎 黃文肅曰先生再看或問止 玩其辭審其音 夫子時所謂

意聲音而言之也故集註之末有玩辭審音之說今則辭尙可玩而音不可復聞矣 問社 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社土神故古人以土所宜木為主抑因所生木

然出征而載社主則何主朱子語錄謂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以幣帛就廟社請神 以為主耶刻所宜木以為主耶曰亦因所生木為主耳社壇而不屋刻主則必為屋矣

以往如今魂帛之類耳然不可考履祥按自唐以來社始用石為主其說具唐書張齊賢傳 歷言以深責之 問社之說諸儒見夫子

傳哀公患三桓之侈欲以越伐魯去之卒死於外故謂此必哀公與宰我謀誅三桓故為度辭以相語所以夫子有成事遂事既往不可

諫救之說前則蘇氏後則胡氏皆有是言而集註不取然集註之意亦自足該諸儒之說大抵告君之說與告他人不同如夫子對哀公

好學之問乃以顏子不遷怒貳過之德告之顏子無爵無位非有可怒過為之事權而獨舉此蓋哀公為人躁妄故借顏子之德以藥 哀公之病今其問社幸我乃以使民戰栗告之哀公躁妄豈不生事所以夫子深咎之然此三言亦或當時方言而夫子備舉之也 管

至大全體者。謂全體此仁。無一事非仁也。不息。謂無所間斷。無一時非仁也。全體橫說。不息豎說。

吾斯之未能信

集註指所而言。此程子所謂已見大意也。大意謂大綱意思。只見得未徹底耳。謝氏指所存而言。此程子所謂見道分明也。故謝

氏之意猶云。見得如此。只是於心做得未徹底耳。程子曰。見大意指全句。見道分明。指斯字。集註斯字重。謝氏信字重。

程子

上條伯子。下條未詳。

乘桴章程子

叔子。

由求赤不知其仁

朱子曰。渾然天理便

是仁。有一毫私欲。便不是仁了。三子之心。不是都不仁。但是不純。故夫子以不知答之。或問。夫子稱由也可治賦。求可為宰。其後求乃為季氏聚斂。由不得其死。聖人容有不能盡知者。曰。大綱亦稱其才。堪如此耳。未論到心德處。看不知其仁之語。其中固有有意也。聞

一 聞一知十。是道頭知尾。聞一知二。是一步進步。十與二。取數為喻。不曰而知。乃曰以知。以字用工字。當看。

明睿所照

明道答橫渠曰。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

晝寢

何文定曰。糞土朽木。諸家以為質不美之譬。朱子嘗破其說。看來只是譬

學者志不立。則學無其本。而教無所施爾。大抵人之氣體。固有強弱。而其勳怠。則在於志之立不立。志苟立。則日進於精明。雖弱而必強。志不立。則日入於昏惰。雖強而亦弱。是故君子為學。必先立志。此志既立。則如木有質。如牆有基。而後彫朽之功。可加矣。

申棖

史記有申黨。字周。家語有申績。字剛。何文定曰。彊毅不屈者。本於有志。而彊梁倜倜者。則氣之為爾。二者自外視之。均可謂之剛。此疑似子周而無棖名。豈棖三千之徒歟。剛之難辨。而棖之所以得是名也。及夫子斷以愆之一言。則棖之不得為剛。斯曉然矣。蓋能勝愆之謂

剛。屈於物之謂愆。二者不容並立。今謂之剛。而多嗜愆。則是其剛非真剛。不過出於意氣。偏彊之為。愆一牽之。方且化為愆。察其微也。程子二語。簡直明切。固已盡此章之旨。謝氏又能究其曲折。進德者。可以是以而藥其未至。觀人者。可以是以而察其所安也。

程子

叔子。自古有志者少。有志則剛。倜倜自好。尙氣是愆。愆非一端。此特指其似剛之類言之爾。

無加諸人

何文定曰。子貢地位。語怨固可勉為。論仁則非所及。而遽以此自任。論道既為躐等。省己則亦太疏。夫子

恐其便如此。擔當了。不自醒覺。則無復勉強充廣之功。故折而教之。欲其且退一步做工夫。而所以進之者遠矣。

程子曰

叔子也。朱子曰：程子晚年方看得如此分明。

性與天道

王文憲曰：此理在天未賦於物，故曰天道。此理具於人心未應於事，故曰性。此理至微而難言，文章至顯而易見。張宣公曰：夫子雖未嘗明言性，而子貢蓋嘗識之曰：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豈是真不可得而聞哉？蓋夫子之言無非天道性命之流行也。至孟子時，異說並興，孟子懼學者之惑，則指示大本，使知所止。今之異端，則又異乎古，自謂識心見性，其說開廣，故高明之士往往樂聞而喜趨之。一遊其間，則喪其本心，墮弛萬事，毫釐之差，霄壤之謬，其禍可勝言哉。

躐等躐越也。等階之級也。謂不歷下級而遽越上級也。

程子

子路有聞

何文定曰：未能行而恐有聞，非以行不給而倦於聞也。此特形容其汲汲於行而惟恐有留善之意。

夫行之速，惟恐其善之或遺，聞之多，又慮其力之不足，自勵若此，進善豈有窮乎？夫勇者氣質之偏，多務勝人，而子路則用以自治，而功百倍於人。此范氏所謂善用其勇也。

大叔疾

遺名

孔姑

孔氏，姑，姓。

諡法，女以姓行，諡法，公

所作見。王文憲曰：子產精神全在。義字上，孟子之言未盡。

僑

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

語見左氏襄公三十年。都鄙有章，杜氏謂自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

分部。朱子謂有章程條法。按：都鄙如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又師都建旗，縣鄙建旆。當時鄰國多是彊族，其分食都鄙必有侈僭，故子產限之，使其城郭車旗章服各有尊卑也。上下有服者，謂使貴賤衣冠各有等殺，不得踰侈。當時鄰國衣冠踰制者，藏而不取，故有取我衣冠而褚之之誦。田有封洫者，封疆溝洫，此水陸之路，所以限井田之界。當時井田制壞，漸有開阡陌，相侵越，兼井之患，故使民封土為疆，通水為洫，以正經界，止侵并，復田制。一時使民力為之，所以有作封洫之譏。有取我田疇而伍之之謗。廬井有伍者，廬田間民舍，井九夫為井，所謂夫三為屋，三屋為井，伍蓋伍家為伍，使之相親相愛，鄉田同井，使之相友相助，而其中間有罪奇邪，則相及，慶賞相共，以此節觀之，則子產治國之才，非當世所可及。惟夫子斷之明，而集註取得其要。

臧文仲不仁者三

不知者三

左氏文二年，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晏平仲章程子

叔

居蔡

家語：漆彫平對孔子云：臧氏有守龜，其名蔡，文仲三年而為一

兆武仲三年

而爲二兆

山節藻稅

按禮記管仲山節藻稅君子以爲濫。以此例之則山節藻稅似指宮廟之僭修與居蔡各一事同歸不知爾當考。

祀爰居之義

爰居海鳥也。大如馬駒。故曰爰駒。亦作爰居。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

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恆知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又祀爰居。事亦見莊子。

子文姓鬬名穀於菟

穀。奴口反。於音烏。菟音徒。左氏傳曰。初若敖娶于邲。

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邲。淫于邲子之女生子文。邲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鬬穀於菟。

三仕三已

左氏莊公三十年。楚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

子玉爲令尹。二十八年。子玉死。爲呂臣爲令尹。三十三年。子上爲令尹。其後子文之死。傳又曰。令尹子文卒。鬬穀爲令尹。則是卒之時。又爲令尹也。卒而子繼之。三仕三已。別無所考。子玉之爲令尹也。子文先爲之治兵。而子玉復治之。子玉死。爲呂臣爲令尹。其後子上又

爲令尹。子玉。呂臣。子上之間。子文大率執其政以代其缺歟。

而告新令尹者私也

左氏僖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

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子文治兵於蔭。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蔣。杜氏謂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薦賈曰。子之傳政於子玉。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按此傳政之說。亦舊政告新之證。但子文之傳政子玉。乃以令尹賞

戰功。城濮之役。又重其事權以行。此所以啓子玉好戰以致敗也。其他事蓋可想矣。

崔子弑齊君

春秋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詳見左氏傳。

陳文子有馬十乘

古者車馬出於田賦。每甸出車一乘。馬四匹。則十乘。乃十

甸之田。其田邑之大可知矣。

違之

三違之。絕句。上章不知其仁。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

後篇仁則吾不知

仁則天。理渾然。三仁。同出於惻怛至誠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

其心之德。○夷齊。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

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

楚自熊通僭號。是爲楚武王。至魯莊之三十年。子文爲令尹。僖元年。楚人伐鄭。與齊桓公爭諸侯。連年侵伐。於

是齊爲陽穀之會。僖之四年，齊桓公有次陘之師，雖受盟於召陵，而明年子文身有滅弦之師，以據江黃道柏。又明年，楚人圍許，與齊桓公爭鄭，僖之十一年伐黃，明年滅之。十五年伐徐，齊桓公救徐，而楚卒敗徐于婁林，及齊桓公卒，僖之二十年，子文身有伐隨之師，以爭漢東諸侯。二十一年，宋襄公爲孟之會，而楚執宋公以伐宋。又明年，敗宋師于泓，取鄭二姬以歸。子文無諫也。二十三年，得臣伐陳，取焦夷，城頓，而子文以令尹賞之。及晉文公立，而楚伐宋，伐齊。子文又重子玉之權，以遺之卒，以致敗。然猶爭霸不已。凡此皆僖王猾夏之事也。○朱子曰：只緣他大體既不是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如管仲之三歸反坫，聖人卻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

正君討賊

崔杼之弑君，申鮮虞責閭丘嬰曰：君昏不能正，危不能救，死不能死，申鮮虞尙

以責嬰。況陳文子爲大夫，其不能正君討賊，安得無罪。

復反於齊

按陳文子出入皆不見於春秋經傳，史記亦不載。襄二十五年夏，經書齊崔杼弑其君光，不書陳，須無出奔，傳書莊公諸嬖臣或死或奔，而不及陳文子之出。其二十七年，宋向戌請弭諸侯

之兵，齊人弗許。陳文子請許之。其六月，齊慶封，陳須無皆至會，則是崔子弑君之三年，文子已復反於齊，預其大政，而傳不明言其反也。其九月，崔氏內亂，慶封爲杼攻崔氏，盡俘其家，杼至無所歸，縊而死。傳不言陳文子與謀與否。二十八年，文子又主朝晉之謀，其冬，文子父子始與謀攻慶氏於廟，須無以公歸，慶封奔吳，齊盡召羣公子，改殯莊公尸，崔杼於市焉。其後文子卒，其子無字用事，至其孫乞，厚施於國，至恆，弑簡公。○子張學於聖門，不知仁體，乃以二大夫之仁爲問，二子不足責。子張識見，可謂低小矣。昔張宣公學於五峯胡子，首以此章令公思之，遂有所見。

季文子使晉

左氏文六年，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八月，晉襄公卒，蓋其時晉侯久疾，故文子求遭喪之禮以行也。

程子詳宣

公篡立

至

納賂

左氏文公十八年，公薨，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私事襄仲，襄仲欲立宣公，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許之。仲弑惡及視而立宣公，殺叔惠伯。夫人姜氏歸於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宣公元年，季

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於平州，以定公位。宣公十八年，公孫歸父以襄仲立公，故有寵，與公謀而聘晉，欲去三桓。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授者，仲也。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

私意起

而反感之驗

季文子縱襄仲殺嫡立庶。於是閻宣公之短。黜宮僕之賞。以奪其權。賂齊侯之會。以固己立。其後宣公患其專。與公孫歸父謀去之。宣公薨。季文子惡歸父而恨宣公。又假立庶之罪而逐之。始終無非私意矣。

務窮理 未思

之貴果斷

既思之後。窮理則不待三思。果斷則不必三思。惟窮理則可以果斷。不窮理而務果斷。不幾於率意妄作乎。不窮理而徒三思。則私意起而反感矣。

愚 此章重在愚字。愚謂其迹之似愚也。愚雖不巧避沈晦不招禍。而能委曲以濟君。此

其不可及也。

成公無道而武子周旋其間

至 以濟其君

左氏。晉文公之爲亡公子也。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僖之二十七年。楚及諸侯圍宋。宋告急於晉。晉以楚新昏於衛。明年伐衛以救宋。取五鹿。衛

成公請盟。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成公出居襄牛。晉楚戰于城濮。楚師敗績。衛侯懼。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於踐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衛侯殺其子角。咺不廢命。晉人復衛侯。寧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衛侯先期入。寧子先叔武聞君至。喜走出。公前驅。顛犬射殺之。元咺出奔晉。冬。衛侯與元咺訟。寧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晉殺士榮。則鍼莊子謂寧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於京師。實諸深室。寧子職納橐籥焉。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醕衛侯。寧俞貨醫薄其醕。不死。秋。魯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程子曰。未詳。王文憲曰。程子免患二字。未見其不可及。必如朱子本註所言。方見其不可及。

程子曰

未詳。王文憲曰。程子免患二字。未見其不可及。必如朱子本註所言。方見其不可及。

比干是也

比干。說見微子篇。程子此段。又是章外之意。蓋比干是王

族少師。寧武子是九世公族。於邦無道之時。皆當正救維持。寧子以沈晦維持。迄能有濟。而且免患。但衛侯出入始終以亂。亦是寧子欠正救之功。不無失諫之過。蓋衛文公不禮重耳之時。寧已自失諫。成公背華從楚。又失諫。其疑叔武。又失諫。已盟而疑。先期而入。又失諫。其再入也。賂殺元咺及子瑕。又失諫。夫君無道而不諫。但務沈默以兩全之。雖不可及。然君子濟世而一以愚爲尙。亦有所不當者。故又出比干一條以補此章之意。朱子曰。世間事一律看不得。聖人非欲人人學寧武子。但如寧子亦自可爲法人。當武子之時。則爲武子。當比干之時。則爲比干。執一不可也。

子在陳

按夫子凡三至陳。始適陳。有匡人之難。反衛。再適陳。蓋經宋雉之難。主司城貞子家。後又自陳適蔡。有絕糧之厄。遂如葉。楚昭將用孔子。子西止之。會卒。三則又自葉反適陳。在陳久之。反衛。明年。即自衛反魯。此言蓋

發於三在陳之時也。明年即歸魯矣。此章當連後篇中行章及孟子末篇之意觀之。則意極明備矣。孤竹、地、道、記、云、在、肥、如、南、十、二、里、漢、爲、令、支、縣、今、

營州亦皆其地。孤竹君名初。字子朝。路史云。孤竹。炎帝後。姜姓之國。一云墨氏。蓋營州柳城縣古墨姓之國。地相近。故云然。史記索隱云。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此出春秋少陽篇。古無此名字之例。蓋緯書附會也。不念舊惡。與顏子不

遷怒一般。其所惡者。因其人之可惡而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又只見他。程子二條。微生高。莊子尾生。一本作微生。戰國策

個善處。聖賢之心。皆是如此。但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惡如字。所惡去聲。程子。微生高。作尾生高。高誘註。魯人。未詳是

否。程子。叔。范氏曰。朱子曰。范氏又曰。所以害其心術者不在大。此言。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叔子也。此文意。左丘明

孔子修春秋。五氏作傳。遂以左氏爲左丘明。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所恥。而左氏傳不無浮辭誇勢之失。或問引咬助。趙伯循。陸德明。春

秋釋例。已嘗辨之。且引鄧名世考姓氏書。謂此乃左丘姓。而明名。非左氏也。語錄。意左氏蓋左史之後云。○朱子曰。門人記此二章。相連

見聖人欲學者。以此爲戒。而立心以直。夫。蓋各言爾志。此章與第十一篇之末。皆爲言志。十一篇言志。是問所用之能。此章言志。是

微生高之心。久之便做此等可恥事來。言及人之事。蓋亦行仁之事也。上文必有所因而言者。而語不載。季路顏淵

與夫子之志。其精粗大小之等。固不在言。但學者豈能躡等。至孔顏之地哉。切己省察。則子路之勇於爲義。豈可以勢。勞勞事。據程子

利拘之。所以程子深重之。謂亞於浴沂。子路言志。亞於浴沂。則會點言志。亞於顏子矣。但顏子是德行。會點是見趣耳。說則施

勞當從。子之志。夫子得行其志。則人人各得其所。綏來動和之妙可知也。輔漢卿問。老者是。程子。一條三條。叔。羈。鞅。羈。今馬絡。鞅。音的。今馬的

第二說。己之上。朋友己之等。少者己之下。此三者足以盡天下之人否。朱子曰。然。子。二條未詳。羈。鞅。音的。今馬的

也。十室。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二畝半之宅在田。二畝半之宅在。言此以勉人。天下豈無天資之美者。但習所移而志不立。不

能好學以充其資耳。然但言忠信而不言知睿。

知睿之資固不易得。但聖人之於人。尚忠信而不尚知睿。終然忠信為基本。知睿或難保也。世人多以聖人生知之資絕不可及。而自棄。故聖人以好學勉之。

雍也

莊子所稱子桑戶

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與無相為。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又子桑零曰。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凡此皆太簡之意。

許己南面

二章各自為章。乃引上章而言者。以下文有臨民之說。故知因南面之許而問之。

行簡

王文憲曰。行簡是於行事上簡。居簡是於治己上簡。詳見通釋。

家語記其不衣冠而處

楚辭。桑扈裸行。集註

亦引家

語為證。

所行自簡

朱子曰。非仲弓本意。又就裏面說。自不相害。

程子

二條。叔子。

不遷怒不貳過

顏子好學。如博文約禮。欲罷不能。克己復禮。請事斯語。私足以發語之不惰。皆是也。而夫子答哀公之問。特舉

不遷怒。不貳過為言。二事固亦克己之功。而未盡顏子好學之事。且顏子未當事。有何可怒。蓋借是以諷。曉哀公也。夫子答問之間。各切其人之病。哀公為人躁妄。故夫子答其弟子好學之問。而舉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以曉之。即顏子二事之功。為哀公對病之藥。惜哀公不能釋。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曾子年最在諸弟子之後。其進學當在夫子暮年。其成德亦在夫子既歿之後也。程子曰。今也則亡。惜辭也。未聞好學。待辭也。曾子宜可謂好學。而夫子不及之。此一時也。

一條三條四條。叔子。二條兼取伯叔子。昔叔子少年游太學。安定先生胡翼之主。敬事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程子此論。大驚。集註節入之。王文憲曰。全自周子來。本字指五行之理。真指五性。靜指未發。約是工夫。中是準則。知所往。諸本或作知所養。朱

子以往字為是。王文憲曰。明諸心。窮理之事。力行踐履之事。

若顏子之非禮勿視

入四勿以備見顏子之工夫。程子好學論最為密備。因不遷怒一句。則推約七情。因不貳過一句。則指說四勿。合於中。則怒不遷。過不貳矣。子

華使於齊原思爲之宰

張子曰於斯二者見夫之用財。○或問通釋已詳但二事前後記不同時大夫無境外之交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問人於他邦此事固有之但此云使齊是使齊君也是必夫子閒居時也如先之以子夏申之

以再有之類是也子華使才亞於子貢而其力亦足以有行也使子華而貧則夫子不待請矣子華而富則子不必爲請也冉子之才好於附益夫子之道無非時中然請粟與乘皆出冉子則是其時爲夫子宰財者冉子也如伯高之喪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可見也至於原思爲之宰則夫子爲魯司寇時也以爲之宰三字推之二事舊必有上文焉其文當曰子在某子華使於齊下段當曰子爲魯司寇原思爲之宰語意爲順思之爲宰也夫子爲其貧而仕之也與之粟九百而辭此原思之素狷也以思之安貧九百之粟誠爲無用故夫子又教之以用財之義學者觀於此章有數善焉夫子非責冉有之過子蓋以禮處子華也不許原思之過辭又以義勉原思也君子當補不足不當益有餘也居官無辭祿之理而居鄉有相周之義也聖人處事無非中庸通釋所謂非徒見夫之用財而已也程

子叔子謂仲弓

句與第九篇子謂顏淵句同程子欲去曰字然以四字爲句則是論二子云爾曰字似無疑

犁雜色

字書利之反駁文牛也耕犁之犁不同音

不違章程子

叔

三月不違

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

仁者心之德不違仁者心無私欲而能有其德爾但張子之意欲始學者分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者深淺分明故借內外賓主以譬之而或問有仁在內在外之說於是諸老之說始離矣大

抵既是譬喻只取分明固難得義理恰好也今且以張子之喻言之仁譬則屋也心譬則人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是人不違屋常在屋內縱三月外有時少違即復歸來必也是主日月至焉者是人每在屋外也雖或日一至或月一至然終是客既知其內外賓主如此不同便須勉勉以進於不違循循而莫或違之至於久而熟焉則有非人力所能與者矣

康子問章程子

叔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

費季氏私邑今費縣汶水名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北入涉汶上今縣名

謝氏之說似若粗厲朱子取其足以立懦然觀閔子本旨善爲我辭之言雖似乎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則不爲不峻可謂壁立萬仞氣象矣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

曾子數人而已

叔子也。子夏嘗為莒父宰。子游為武城宰。子賤為單父宰。雖夫子亦嘗為中都宰。蓋是時三家分魯。諸邑雖為三家所有。然尚云貢於公室。則其名尚隸公室也。獨費乃季氏私邑。夫子嘗欲墮之。宜閔子所不屑也。德行之科四人。獨

仲弓嘗為季氏宰。此必少年始仕之時。觀其焉知賢才之問。與夫子稱

可使南面之時。小大迥不同。安知後日所進不自前日所聞得之歟。

剛則必取禍。如子路死於衛輒之難。

柔則必取辱。如冉有為季氏聚斂之類。

先

儒以為癩

出淮南子精神篇。曰。子夏失明。伯牛為厲。厲即癩也。戰國策曰。豫讓漆身為厲。謂漆身為癩也。又曰。厲雖癩腫胞疾。則字當作厲。

北牖

牖字誤。當作幄。蓋室中北牖而南。幄。幄也。古人室北牆上起柱為壁。雖壁間西北角有小圓。聽名

匪。謂之屬漏。然無北牖之名也。

樂程子曰

前一條叔子。後二條伯子。

其字

王文憲曰。其字是。先有此樂。是顏子所自得處。

昔受學於周茂叔

周茂叔。道州營道縣濂溪里人。名敦實。後改敦頤。晚卜築廬山之下。取故

里之號。名其溪曰濂溪。學者稱為濂溪先生。證元。以零陵伯從祀夫子廟庭。初。茂叔為南安軍司理。時洛人程公珣為通守。觀其氣貌非常人。因令二子顯頤受學焉。故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又曰。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本文先說顏子者。進學之序也。集

註引此。先說仲尼者。師生之序也。

所樂何事

見通

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

王文憲曰。文公為學者切己漏泄七分。

君子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子夏文學。故

夫子鞭辟其近裏。君子儒則務德業。小人儒則誇文辭。王文憲曰。程子於儒上說君子小人。固甚平。恐於子夏未切。謝氏以義利說。恐尤甚。子夏細密謹嚴。病於促狹。故以是警之。後世託儒。小人者固多矣。恐子夏必不至此。履祥按語錄。朱子亦嘗疑此說為初學之時。至於言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後。則不待為此言矣。又曰。聖人為萬世立言。豈專為子夏設。觀此二條。則文公固自疑謝氏之說為過矣。然

汝為二字。專為子夏言。當如文憲之說。況文公亦嘗言子夏太細密謹嚴。又云其促狹於子游。葉賀孫之問。亦言其太緊小。如此。則此君子小人。只是以度量規模為言。其言君子如大人君子。其言小人如野人小人。若樊須小人之類。蓋對

大人君子而言。特有小大之分耳。非言善否之殊也。至為學者切己省察。則集註之言自在所深省。

程子

武城魯下邑。春秋杜氏

註武城在太山南。括地志南武城在兗州。子游爲宰者。焉爾乎。三語助辭。氣似繁。按字義如是爲爾。其辭氣必有所指。謂汝得人焉有如是者乎。謂其可與進於斯道者。

澹臺姓滅明名

按史記弟子傳。字子羽。武城人。少孔子三

十九歲。其後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漢書亦云。夫子之歿。弟子散居四方。各明夫子之道。而澹臺滅明居楚。則滅明固高弟也。他書載滅明事。亦多奇偉。

飲射讀法

飲即鄉飲酒。蓋鄉大夫賓興賢能。以鄉飲酒之禮禮之。黨正歲時屬民飲酒於序射。

鄉射也。讀法。周禮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正歲則讀教法。黨正。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族師。閭胥。皆然。朱子曰。公事不可知。意其鄉飲讀法之類也。

爲政以人才爲先

薦拔人才

此是長民者第一事。所以爲國興賢。所以作興民習也。朱子謂古者以士爲吏。或得人講論。亦爲政之助。

正大

因二事而可見爾。所存甚久。所該甚廣。

苟賤邪媚

亦因二事而言。由徑苟也。私見賤也。由徑邪也。私見媚也。所該甚廣。莊

周稱孟子反

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

敗還以後爲功

兵家所謂斷後也。

事見哀公十一年

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孟孺子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及齊師戰于郊。樊遲請

踰溝。冉有用矛於齊師。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右師奔。齊人從之。涉泗。孟子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不進也。王文憲曰。聖人提起示人。使人知所自克。

謝氏曰

王文憲曰。上蔡工夫在於去矜。故其言有力。

祝鮀

爲人辨博。故有口才。

觀左氏定四年召陵之會。可見。雖因其言長術。然春秋書法。乃長蔡於衛。則鮀之口。才能變易。是非明矣。佞。易是非。故始有詔侯之稱。朱子語錄。焉用佞處。略言之。

佞

本是有才辯之稱。故自謙者曰不佞。後因有口才者多變。而有。而字猶與字。古書兩事相兼者。

而有

而字猶與字。古書兩事相兼者。

以而字中遞之。游氏疑而當作不。

宋朝

宋公子朝。與南子內亂者。宋不罪其究。而衛又召之。以遂其姦。其免於今之世者如此。故夫子傷之。

今之世

夫子嘆傷之。意在此三字。

野

猶今俗云村人。

史

猶今言文人。張文潛謂今之所

謂儒者。務博記。尙文辭。乃古之所謂史也。

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

此緊要工夫。所以不偏勝而彬彬者也。

楊氏曰

矯世之弊

人之生也直

二生字詳見或問

程子知

好樂

尹氏等級。張說重上。

中人上下

此章本註為教人言。張說為中人以下設。上下字。朱子謂以資質言。亦以學力言。王元敬、王剛仲謂以字似重。蓋中人之質固多。然能以上。則可以語上。以下。則不可以語上矣。集註本為教者言。此則

并為學

所以使之云云

此補文意也。不可以語上。非終不語也。使之以漸進耳。

樊遲問知仁

知者必知幽明之故。仁者先辨善利之閒。明則有禮樂。固當務民之義。幽則有鬼神。則當敬而遠之。有則必敬。幽則必遠。

也。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程子

上條叔子下。條兼取二子。

知仁

夫子以其意象體段效驗分言之。令人深體而以類求之。爾又不可太拘執。通釋以質之所近言。仁知有偏重。然非偏無

也。

動而不括

出易大傳。括結也。

程子曰如此形容

叔子也是教學者體認。

夸詐

漢書韓信傳。齊夸詐多變。

程子。二國之俗

王文憲曰。齊之盛時。已不如魯。魯之衰時。

尙勝

唯夫子為能變之

齊自夫子以後。亦嘗一變。蓋登夫子之門者多。其後諸儒與魯相埒。如語有齊論。詩有齊詩。漢時嘗以齊魯並稱。

其施為緩急之序

王文憲曰。變齊先革功利。變魯先振紀綱。

稜

力層反。方角也。酒器。周禮考工記。觚三升。考古圖。凡瓶盃方角者皆曰觚。或曰木簡。所謂操觚者是也。上觚指其器。下觚語其制。器既不為觚之制。而猶存觚之名。觚哉。觚哉。言不可復謂之觚也。亦以歎失其舊者不止觚也。天子因一物而興歎。其所感者深矣。

程子

叔。劉聘君

建人。白水先生。名勉之。字致中。朱子外舅也。嘗以列薦。特召詣闕。既而秦檜用事。令後省給札試策。先生謝病歸。

井有仁焉

有仁當作人。朱子謂以赴井救人為仁。下文可逝不可陷見之。幸我此問。雖語錄亦

疑之。然此不足怪。今人憂道學之蹈害者亦如此。曰。學道者雖告之曰。不夫不婦則為誠。不飲不食則為廉。坐禪入定則為敬。絕世廢事。則為高乎。如此。則忘身絕世而已矣。則將應之曰。何為其然也。學者行人倫之當然耳。非可絕人倫以為誠也。取舍合於義而已。非可吸風飲露以為清也。存心遇事。主一無適而已。非可以坐禪入定為敬也。日用當行而已。非以絕世廢事為高也。君子博學於文。何文定曰。通釋舉仁字一節。蓋是指出博與約親切處以為尤見分曉。因是推之。如詩三百篇。字字要講究。是博文也。

到得行時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是約禮也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件件要講究此博文也至於行時則一言以蔽之曰無不敬是約禮也今觀文公語錄有曰博學於文考究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卻只是一句所以爲約若博學不約之以禮安知不背畔於道徒知要約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於道也○按本註兩進程子重下於學者爲切此君子是大概言學者博是廣博聞見約是收束心身廣博聞見於文而收束心身以禮方可得其不畔於道徒博文而不約禮安保其不畔於道哉顏子博約是知行並進此章

程子伯南子請見

史記曰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

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又說具第九篇未見好德章下

有見其小君之禮

詳見或問

所誓辭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

語見襄二十五年又所不爲忠於君利社稷者

是與又或問引所不與勇氏同心者此類非一

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

聖人道大德全不絕人於善其見惡人固謂在彼有願見之心而在我有可見之禮則不咎其既往或啓其將來未可知也孔子居是

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夫人乎則又難以明言矣且此行也在聖人則可在他人則不可明言其爲可則側媚山徑之人皆可借此說以藉口矣故但重言以誓之其誓之以天何也夫事一也而在聖人則可在他人則不可者亦論其心而已聖人此心光明正大上通乎天故無不可彼無是心而假是事以自文者其如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

此章中庸嘗言之而文少異朱子訓義亦微不同中庸上句無爲德二字鮮字下有能字蓋中庸以理言故無爲德二字

而下文有能字其實下文能字卽爲德二字也中庸首章兼性情而言故朱子訓義兼言不偏不倚之體此中庸指德行而言故訓義止言無過不及之用

程子

前四句未詳自世以下叔子語

何事於仁

程氏遺書言誠與才合章引此語正

作何止之意又第八卷曰孔子見子貢問得來事大何止於仁集註本此語錄何消得更說仁又何待於仁又豈但於仁何文定曰何止云云何事是當時方言王文憲曰尙何事於爲仁履祥按事字似重止字似輕當作必有事焉之事謂其用工爲仁也以博施濟衆爲仁

愈遠愈難學。必也聖乎。

語錄。此句語意未歇。當急連下文讀。仁者。此心之天理。博施濟衆者。聖人行仁之成功。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此二句活潑地最

好玩味。程子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

程子統連上二句。蓋一時之言。記錄者亦或有缺失。語錄上說夫仁者。則是言仁之道如此。下云仁之方。是言求仁之方。

當如此。上節仁

程子曰

伯子。醫書曰。手足不仁。

痿

音萎。頽師古曰。人佳反。音蕪。即痹病也。如淳曰。兩足不能相過曰痿。

痺

必寐反。運動不起。不識痛痒之意。

氣已不貫

黃文肅云。當於此一句求

之。又曰。叔子王文憲曰。子貢以事言。故遠而難。夫子以心言。故近而切。○孔門諸子問仁。夫子各隨其所至。語之以爲仁之事而已。

子貢亦嘗問爲仁矣。夫子告之事賢友仁。至問欲無加諸人。而夫子以爲非爾所及。終未得問仁之要領也。至是大爲之說曰。有能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夫子謂如此。則何以從事於仁。此乃聖人事功之極。雖堯舜亦猶有所不足。於以求仁。何有涯。夫仁之體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以己及人。周流無間。下此則以己譬人。乃恕之事。亦可謂爲仁之方也。故程伯子曰。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夫子答問仁多矣。未有若此章之親切者。蓋仁固本心之全德。終然愛之理居多。子貢之問。雖若闊遠。終然自愛之一路推來。果能自反於己。親切求之。先推所欲。至自然立達人處。積而至於聖人。雖博施濟衆。亦不過此心之流行耳。讀此章者多。疑何事之訓詁。仁聖之異同。今。逐其大意如此。以待警觀者。

論語集註考證卷四

述而

老彭商大夫

此古注之說。然雜書本云彭祖商賢大夫。恐古註之說或出於彼。

見大戴禮

按大戴禮戴德所編。戴聖取其前三十餘篇。併他書爲禮記。其後者爲大戴禮記。今按虞戴德第七十篇曰。公曰。善哉。子之祭。敬我也。子曰。邱

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公曰。敬他人。則如何。子曰。否。邱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繇以德行。不任以言。又按仲傀。即仲虺。仲虺爲左相。而云老彭及。又云。教大夫。則老彭不止於大夫矣。此雖不可考。然云大夫。則恐古註誤認爲彭祖爾。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此二句乃老彭之規模見趣。夫子引而自比之也。

默識章

朱子曰。此必因人稱聖人有此。故聖人謙辭以答之。後來記者失其上文。但作聖人自言爾。默識是得之於心。學不厭則更加講貫。誨不倦是施之於人。

德修章

此章亦必有上文。蓋因學者有不切己之憂而言也。德指行。學指知。義善。指事。下二句猶言遷善改過。朱子謂有淺深。聞義則遷。就合宜耳。不善則是過失矣。

燕居章程子

叔子甚矣吾衰也

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句從致堂胡氏

程子

叔子

志道章

添入知此二字。蓋須有知之在前。

得其道於心而不失之謂

舊本作行道而有得於心。後改定從此。第二篇

魯字雖改作得之於心而不失。不如此章之密。○按此章上三句。一節密於一節。下一句雖寬而實密。文中子曰。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藹可游。朱子亦稱之。王文憲曰。此句尤要細觀。六藝於小學中已習。元在志道之先。至是方可游。而後二字。不在藹字。卻在游字上。觀朝夕

二字。藝實游於志據倭之間。所以為重。諸說皆說游藝輕了。稱不得上三句。惟朱子說得停當。曰。朝夕游焉。曰動息有養。曰內外交養。曰無少閒隙。曰心無所放。此皆游藝之功。雖通釋亦失之。
舉一隅 石經下有而 程子 二條
示之三字 叔子

行藏章

番陽語錄周諷錄內有一條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八字極要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唯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已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唯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藝本劉砥所錄。意亦同此。今按集註不明說此意。然意已在內。蓋行藏字與仕隱字不同。謂之行。必有所施行之事。謂之藏。必有所留藏之具。孔顏有此不在言者。但孔子聖之時。故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可止止久速。無意必固我。若伊尹則聖之任。未免必於行。伯夷聖之清。未免必於藏。爾至於所以行藏之具。蓋不在言者。下此則可言仕隱。不可言行藏矣。子路見夫子許顏子。謂惟我與爾有此行藏之具。故自許以有將帥之具。而以行三軍。誰與為問。若上文但是說用舍無固必。則下文所問不相類矣。惟兼看語錄之說。則相應。暴

虎徒搏馮河徒涉

本爾雅文。通釋謂暴馮。皆有慢侮欺陵之意。富求章 此章上增入一二虛字。則不待說而明。曰。使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矣。其如不可求何。豈若從吾所好。語錄引伊川之說。謂君子羈得為君

子小人枉

所慎

聖人無所不謹。俱從容中道。人不覺其謹。爾然於是三者尤加重。故門人覺而記之。

齊

齊不齊以致齊

禮記語。竝如字。

子在齊聞韶

儀禮通解曰。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嬰兒

擊壺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而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履祥按。視精行端之說。亦見漢書註。朱子謂此說差異。亦有此理。○漢志曰。至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韶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朱子謂此亦無據。何文定

謂齊大國。有此事力。故能備此履祥按。齊之有韶。非敬仲所能致也。敬仲亡公子。豈能以韶樂奔齊哉。古者天子賜諸侯樂。安知非周以之賜太公耶。故魯亦有韶。然孔子不於魯聞之。蓋是時孔子年三十五。魯亂適齊而適聞之也。其後晚年歸而正魯樂。豈韶之遺音。齊人識之。不

三月

朱子自作一句點。史記謂學之三月。程子謂三月當作音字。善誤寫也。程子之意。蓋謂一聞之三月。不知肉味。聖人之心。不應如此固滯。此可謂知聖人之心。朱子謂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程子適不考爾。蓋聖人聞韶則必學。學之亦失其舊耶。

必數月始熟。方聖人之學之也。以夫子之誠與大舜之德。妙感契悟。自忘肉味。此正可見聖人之樂與聖人之心爲如何。三月。蓋謂學之三月爾。非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

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爲字平聲。謂舜之作樂。何其情

文善美之盡如此。近有北士。因漢志陳敬仲以詔奔齊之說。遂謂夫子在齊聞韶。三月忘味。傷之至也。曰韶乃陳樂。何爲而至於齊。蓋傷陳氏之必篡齊也。其後陳成子果弑簡公。夫子請討之。此乃證古集之說。路史意亦然。大爲踈妄。且感韶之盛。而三月忘味。程子猶以爲非聖人之心。故集註取史記學之三月以證之。豈有陳氏專齊。而夫子一聞樂聲。三月忘味。聖人之心。乃傷忿固滯如此。聖人之怒。在物不在己。何爲忿忿怛怛。一病三月也。學者不知守文公之說。求聖人之心。而好爲新奇。何所不至。可憂甚矣。

晉納蒯聵

而輒拒之。

事附十
三篇內。

伯夷叔齊

見前篇。此註事
在史記伯夷傳。

中子

中去聲。一番仲伯夷長子。叔齊第三子。故二子既逃。國人遂立其中子。中子不知其名。其墓漢靈帝光和元年淪於海。

不斥衛君

而以夷齊爲問。

子貢在言語之
科。其善問如此。

怨

或問云。出於激發過中之行。不能無感慨不平之心。○子貢善問。莫精在怨乎一問。蓋伯夷叔齊固以事言。而怨乎一問。又以心言。事可勉而心不可掩。夫言夷齊。則不爲衛君已可知矣。然

使伯夷逃國。而其心猶曰。我固當立。特以父命。不得不逃。叔齊逃國。而其心猶曰。父命立我。特以兄在。不得不逃。即此不得不然之心。則怨矣。其與衛輒唯恐失國之心。何遠哉。此子貢所以再有此問也。惟伯夷以不違父命爲安。叔齊以不躐天倫爲正。脫然唯恐有國之爲累。而曾無幾微不得已之心。此其所以爲賢。而孟子直以聖之清許之。細想此心。而下視衛輒之心。真天淵之不相近矣。而謂夫子爲輒乎。或問於此極爲詳明。惜不約入集註。學者不可不參看。然不獨以此論古人心迹之辨。又當以此自察于心術幾微之間也。

程

子。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

叔子也。此句設辭。但此章與顏樂章不同。前章但言顏子不以貧賤改其樂耳。此章則以貧賤與不義富貴對言之。大抵道義所在。雖疏食飲水。樂亦在其中。若不義而富且貴。則大爲身心

之累矣。故寧以疏食飲水爲樂。而視不義富貴。漠然不與己相干也。此在聖人不足言。但此篇多聖人之謙辭。故其言云爾。

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

王文憲曰。或問既以不改其樂與樂在其中爲微有聞矣。而程子乃

以不改釋其中宜思之履祥謹按程子之說在圖外者多是收入語錄其與本註襯貼文意者不同然此言亦自有閒前章顏子不改其樂乃是不移於外物此程子言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乃是外物不能移也外物不能移故雖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又曰未詳劉聘君說見前篇元城劉忠定公名安世字器之官至待制他論舊來經書無印本太學博士兼立諸家之本學者所在傳寫自五代長興以來國子監始有板本然與開元本已微有不同開元本

明皇所定有司所寫已與古文不同自來民間傳寫本猶有存者故劉忠定尚得見他論今書皆以監本為定更不參考然此五十字其來久矣五十作卒篆文五字與卒字其中皆有交互之形以故致誤

其辭意則五十字當是吾字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史記假我數年之語乃是夫子讚易之時其時年幾七十○易象與春秋藏於魯太史孔子魯人少而好學固無所不學但其教人惟以詩書執禮為重而尤重於禮其觀周其之

杞之宋皆為說禮計晚年反魯知道不行始為述作垂世計以天地陰陽之道備於易故讚易以善惡賞罰之事備于春秋故又修春秋史謂晚而好易讀之章編三絕謂尤加精審爾非至此始學易也語錄曰此章大旨在無大過不在五十五上吉凶消長

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此用程子易傳序句吉凶者陰陽之應消長者陰陽之機進退則體消長之實存亡則積吉凶之極人之體易稍不中節會即為差失聖人安得有差失且無微差安得有太過言無大過者謙辭爾又按史記此句作

我於易則彬彬似謂讚翼無所差易而學易以雅言章程子伯葉葉在樊鄧之間本姬姓所僧稱公楚自熊通以來僧稱

失集註首存此說學者當兼思之憤如不憤不啓之憤忘食如學詔不知肉味之意發憤忘食謂求之也樂以忘憂謂得之以國為氏至諸梁為楚葉縣尹也發憤忘食也集註後篇以克己復禮為乾道發憤忘食乃乾道也漢書董仲舒下帷發憤亦用此意

未得已得所以發憤者為未得也所以樂者為得之也故集註補此四字句中所自有之字也俛焉日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本禮全體至極純亦不已

聖人無所不致其極。發憤忘食，則無理之不可得。樂以忘憂，亦無入而不自得矣。故集註曰：全體至極，聖人於學求之得之常常如此，不知老之將至。此所謂純亦不已也。

桓魋

註避廟諱作威。蓋宋桓公之後別爲向氏，又世爲司馬，故又以司馬爲氏。司馬牛，其

弟也。必不能違天害己。

史記：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伐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云云。」按此事在敬王二十五年，蓋魯定公薨之年。或問于此章發明詳盡，學者所當參看。

隱門人

語求聖人，故疑聖人爲隱行者。蓋未嘗隱也。

是邱也

謂我無一動之間不示二三子以義理者，此乃邱之所以無隱於二三子也。

程子

四教程子曰

叔子也。按文行忠信，此夫子教人先後淺深之

序也。文者，詩書六藝之文，所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蓋先教以知之也。知而後能行，知之固將以行之也。故進之於行，既知之

又能行之矣。然存心之未實，則知或務于誇博而行，或出于矯僞，安保其久而不變。故又進之以忠信。忠信皆實也，分而言之，則忠發于

心而信周于外。程子謂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天下固有存心忠實而于事物未能盡循而無違者。故又以信終之。至于信，則事

事皆得其實，而用無不當矣。此夫子教人先後淺深之序。有此四節也。或疑首篤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而此章以文爲先何也。曰：首篤

言弟子居家之職，此章則夫子設教之序也。朱子嘗論知行二字論先後，則知爲先，論輕重，則行爲重。知爲先，此章是也。行爲重，首篤之

言是也。然首篤雖以學文爲後，乃所以審其行而進于實也。或又疑四教與四科如何。曰：四教以先後淺深言，四科以成德達才言。夫固

各有攸

當也。不知而作章

王文憲曰：集註無所不知，在我無是也。之中多聞多見若作兩下說，恐非夫子意。細玩集註，當自見文憲之意。欲以多聞擇其善者從之作一截，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自作一截，文定未以爲然。○按班固溝洫志贊引此

下二句亦自作一截。此章聞與見未易分明。語錄亦不分曉。今以實事證之，多聞擇其善者而從，若夫子說夏殷周之禮，有善殷者，有從

周者，又如夏時、殷輅、周冕，及刪詩之類，此多聞三代之事，所以不可不擇也。多見而識之，若夫子修春秋，即多見當時之事，記則善惡皆

當存之者也。知互鄉

寰宇記：徐州沛縣合鄉故城。古互鄉之地。蓋孔子云難與盲者。

童子

或云當是互鄉難與言之童子。蓋夫子與其潔進，不與其退，保其往，其字

是但指童子，非指互鄉也。若互鄉之人皆難與言，則夫子當曰：與其進也，

蓋謙辭。互鄉

互鄉之地。蓋孔子云難與盲者。

童子

或云當是互鄉難與言之童子。蓋夫子與其潔進，不與其退，保其往，其字

是但指童子，非指互鄉也。若互鄉之人皆難與言，則夫子當曰：與其進也，

不與其地也。與其潔也。不保其習也。今存此說以備參考。

程子叔仁遠章程子叔魯與吳皆姬姓

魯周公之後。出自文王。吳太伯之後。出自太王。魯之娶吳。亦齊景公女於吳之意。而魯尤為失禮。未

嘗顯言

顯言則夫子必不答也。

子與人歌而善

論語前章。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則非喪非弔之日。固未嘗不歌也。此章與人歌。後篇取瑟而歌。歌之一字。凡數見於書。所歌何辭。所和何曲。初學者亦不可不知。蓋古人為學。無日不在

禮樂之中。無故不徹琴瑟。喪復常。讀樂章。爾雅。徒歌曰謠。蓋古人不徒歌。必合琴瑟而謂之歌。口舉其辭。而琴瑟以詠之。猶作樂者升歌而琴瑟八音從之也。子與人歌而善。蓋其人或傳古調。或得新操。辭理俱善。必使反覆唱奏。而後從而和之。和之者。述其音節而歌之也。孔子少時。學樂於萇弘。學琴於師襄。習韶於齊。大意可想。此章則聖人不忽小物。不掩人善之至也。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門人可謂善於記聖人。朱子亦可謂善於觀聖人矣。

聖仁章

王文憲曰。學不厭。誨不倦。前章方言。何有於我。此章乃曰。則可謂云爾。學

者當思。○語錄曰。不居仁。聖已為謙矣。乃不厭。不倦。為無有。又謙之謙也。至于事父兄。見公卿。勉喪。不為酒困一節。則又謙之謙也。蓋聖人但見義理無窮而已。有未盡。是以其言每下而益見其高也。○履祥按。前章自省之辭。此章必因人之問。子貢問夫子聖矣乎。其下答辭。與此章類。故晁氏之說。以為有稱夫子聖且仁者。而夫子辭之如此。但集註語錄。於博施章既辨聖乃仁之極。而此章又云。為是為仁聖之事。亦以此仁聖。誨人。則又似聖與仁為對。按此亦因人之問。聖言其德仁。言其及物。夫子雖不敢自聖。而所言為之不厭。即作聖之事。誨人不倦。即及人之仁。所以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可謂得之矣。為之不厭。即學不厭之意。學不厭。教不倦。前章與子貢章凡兩出。似不必異說。

有諸

博物志曰。之乎為諸。

誅哀死述行之辭

古文論語元作誦說文引

論語云。誦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誦亦作讀。禱也。累其事以求禱也。其作誄者。則哀死而述行以諒之之辭。同是力軌反。而義不同。必開元長興吏書之誤。集註偶未之考爾。其稱誦曰。必自有一書。若周禮大祝所掌六祝六祈六辭之類是也。子路引之以證其有禱之禮。夫用心行與天地神明一久矣。豈待今日之禱哉。故又借其禱字以曉之。

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

五祀。中霤。戶。門。行家所得祀也。

程子

上條叔子。下條伯子。

君子循理

循理所以坦平也。君子固有憂時。然

憂道耳。憂道故循理。所以心廣體胖而未嘗不蕩蕩。小人亦有樂時。然縱欲耳。縱欲則役於物。所以患失行險。未嘗不戚戚也。

聖人全體渾然

王文憲曰。指德性。

陰陽合德

指氣質。

中和之氣

氣即性。○

語錄曰。聖人固是自然。學者便須舉備補弊。蓋自舜之命。變已如此。而臯陶陳九德亦然。

程子叔子。

泰伯

三讓謂固遜也

語錄。徐寓問。三以天下讓。程言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不知是否。曰。據前輩說。亦難考。當時或有此三節。亦未可知。但古人辭讓必至再三。想此只是固讓。履祥按。禮書初讓曰禮讓。再讓曰固讓。三讓曰終讓。或問亦嘗引之。

則此固遜字當改爲終遜則貼。本文作終以天下遜。於事理爲通。蓋遜王季及文王。至武王而終有天下也。番饒伯與謂古公年壽甚高。末年武王已生。其祖子孫皆有聖德。而泰伯遜之。蓋一遜王季。二遜文王。三遜武王也。王文憲取之。又羅氏路史註。謂初遜與王季。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而有天下。故曰三以天下讓。亦爲得之。

太王之時商道浸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太王因有翦商之志

而泰伯不從

按詩稱太王實始翦商。不過謂周家翦商之業自太王始基之爾。而後世稱太王有翦商之志。不惟誤認詩意。其失太王本意甚矣。且太王遜岐在小乙之世。至丁巳而高宗立。殷道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祖甲。祖甲二十八祀而生文王。

其時商未衰也。太王亦安得有翦商之志哉。況太王前日猶能秦國於狄人侵。而今日乃欲取天下於商家未亂之日。太王之心決不若此其悖也。

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

有天下

泰伯探藥荆蠻。而人心翕然歸之。遂成吳國。夫以一亡公子而創興一國。使其觀周邦之盛而爲之。豈不足以有天下。故夫子斷之曰。以天下遜也。且泰伯之遜。人知其遜國耳。而豈知其遜天下哉。故曰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不從

事見春秋傳

左傳僖五年宮之奇曰。秦伯、虞仲、太王之昭也。秦伯不從。是以不嗣。按傳但稱秦伯不從其父而遜國適吳。是以不嗣周耳。初不言所以不從者何事也。史記周本紀。吳世家。皆不言翦商之意。

節文

節則限制可守。文則饒度。

可觀。恭謹者有所持循。勇直者有所撻節。故無過不及之弊。然非講學則亦不知禮之所在也。

免夫。句。

小子。

句。昔初見子何子。問爲學之要。子何子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又問敬之工夫。何子曰。黃先生謂畏之一字最切。自古聖賢只是一

敬畏之心。曾子曰。詩云。戰戰兢兢。曾子終身是如此。

程子。叔。

孟敬子章。

孟敬子。獻子之孫。

修身之要。

元作驗字。蓋本程子後改從要字。

操存。

動正出之。

前。省察。動正出之際。

若夫籩豆之事

朱子語錄。疑孟敬子平日必加詳於器數之末者。故曾子勉其以敬身爲本。履祥考之。禮弓。則孟敬子本直情徑行之人。其後必因曾子將死丁寧之言而後改爾。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

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毋乃後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我

則食食。其任情棄禮如此。生不能事。死又薄之。宜曾子諄諄有鄙倍之戒也。蓋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曾子謂其百乘之家。禮器有司俱備。

但暴慢鄙倍之氣不除。則非行禮之人爾。其後敬子卒。諡爲敬。其因曾子之言而改者歟。

程子曰。

伯尹氏。

意同伯子。添養字。○按。程子上重道字。君子所貴乎道者。惟有道則動。正出之間。斯能如此。朱子下該籩豆二句。謂本末精粗。道固無所不在。

而君子所重。則在此三者。蓋修身乃道之本。而籩豆則其末耳。末則有司在焉。朱子初從程子。以三者爲修身之驗。後改作修身之要。則

前後工夫。極爲詳密。操存二字。上該程子之意。省察二字。下示學者之方。可謂備矣。蓋無平時涵養之功。而但爲臨事著力之計。固是不

可。然如程子之言。則惟聖賢故能如此。恐非所以望敬子者。而況可以望學者乎。大抵孔門論學。未嘗懸空說存養。況容貌言色。無時不

然。豈必默坐存想。而後爲存養。然只默坐存想。已是正顏色矣。故此動正出之間。即存養之地頭。而暴慢信鄙倍。即省察之條件。遠近二

字。即是所貴乎道之工夫。斯字矣。字。又爲快當。朱子語錄。論此三句工夫。卻在下面。如非禮勿視聽言動。工夫卻在勿字上。則此章工夫。全在遠近字上也。自孟敬子以下。學者多少病痛在。正當察其孰爲暴。孰爲慢。孰信。孰僞。孰鄙。孰倍。而即遠之近之。若夫周旋中禮。正由

中出則異時。以能問於不能。或問辨論已詳，但經文於能字下添者字，則不待辨說而明。不知二字得之，唯知義理之無窮二句，該盡一章意。

犯而不校。語錄所存者廣大，故小小觸犯自不覺也，何暇與之校。

友馬氏以爲顏淵

馬氏、馬融注也。曾頹之在孔門不同時，但此章所言非顏子不能，而知顏子者亦無如曾子。

託孤章

王文憲曰：可以二字，猶以才言，不可奪處，乃見其節。門人有曰：不可奪也。貫上二句，朱子然之，故取程子

之言，則才

輕節重。攝國政

寄百里之命，謂遺命託國也。才節如此，豈不足以任天下之重，而止言寄百里之命，古者封建，故此但指一國而言。天下亦自一國而推爾。

程子

毅彊忍也

堅彊

無規矩文

肅曰：此三字說得寬，是就嚴毅上說。如說寬嚴相似，此毅是耐，弘是包得寬闊，毅是守得堅固，一字似橫看，一字似直看。○履祥按：程伯子此條凡兩出，其一止云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工夫互相資，不可偏無。無規矩三字，恐止是無骨筋三字之意。洛中方言如此，曾子本意，止是言士不可不弘毅，爲擔子重而道路遠也。下文開說，任重是仁以爲己任，道遠是死而後已，惟弘則能任此擔，惟毅則能到得遠。集註本註及第二條程叔子之言，止說此意，無規矩隘陋，乃取伯子之言，增入反說，以盡工夫交進之詳爾。詩

有邪有正

此據今毛氏詩爲言也。古之教者，工以納言，時而颺之，謂采詩以爲樂歌也。而納言則謂之五言，以其言合于五常之理，五聲之節也。其在周，則二南之風爲房中之樂，用之鄉人邦國，大小雅用之邦國朝廷，頌用之宗廟。其後世道非古，而變風變

雅始作。夫子刪詩，又取其粹然一出於正者，凡此所以能興起也。自夫子三百之詩不存，而漢儒始以刪去之詩足其數，則邪詩始復見。如溱洧、邱麻、鄭風、月出諸篇，凡三十餘首，皆邪詩也。朱子固嘗疑桑中溱洧諸篇，用之配何鬼神，享何賓客，何詞之諷，而何禮義之止矣。則亦何興起之有乎。故王文憲決然以爲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三百也。諸儒多然之。若集註止曰：時本性情，其言既易知，云云，亦無不可者。

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

上文有雅有正，故此言有好善惡惡，然詩固有譏刺者，此所以

能興起人惡惡之心也。非若邱中、溱洧、鄭聲、月出諸篇，自爲邪之詩也。自爲邪之詩幾於勸矣，何興起之有乎。

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

此禮記語，人無禮，則肢體散漫，都無收束，雖欲收束，亦無所持，循

五聲

五聲，宮、商

角、徵、羽、聲之清濁高下也。十二律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六律。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爲六呂。黃鐘爲律元。三歌樂章之音調，作樂則以人

聲爲舞以樂音之輕重疾徐爲舞節，以象其形容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金、大鐘、編鐘、石、玉、特磬、編磬也。絲、琴、瑟也。竹、簫、管也。匏、笙也。土、邪穢人

之未盡淨者。查滓氣質之未盡化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語錄曰：先王教人之法，以樂官爲學校之長，便是教人之本。末都在此。○履祥按：興詩是感發立禮是持守，成於樂則是

融化矣。程子叔不可使知之王文憲曰：蓋欲使之知而不可得。非不使之知也。集註能字善融化。程子叔朝四暮三之術出莊子齊物論：鶩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

而暮三。衆狙皆悅。釋文：狙，獼猴。狙公，養狙官。芋，椽子。程子二條。驕吝盈歎本支此章甚言驕吝之害大。雖有周公之才且不可，況常人而可有此乎。程子章指已爲周密盈歎之說，亦見世人之病多是志不能帥氣而動於氣。氣

盈時即驕，歎時即吝。朱子又細觀人之情多相因，而爲病之由，故又發明以補程子之意。學者不知體證，省察紛紛以爲問語錄詳之。至疑當作志或疑至者當訓及。朱子不與其說。然園外取楊氏之說，似亦不及於祿之意。蓋守死

者篤信之效王文憲曰：北山得朱子舊本，此句之上有能篤信好學然後能守死善道二句，尤簡潔，四者更相爲用，缺一不可，逐句互說。入居去見隱出貧賤無富貴無晁氏互

說已上並王不在章程子叔亂樂之卒章語錄曰：楚辭有亂曰是也。又曰：關雎謂之亂，則前面須更有樂。關雎詩乃其卒章耳。舊註訓亂爲終，或問亂何以訓終曰：既奏以文，復亂以武。履祥按：辭以卒章爲

亂樂以終爲亂，此統謂周南之樂，自關雎而終於麟趾者也。史記曰孔子世家：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禮義，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不及章程子叔

則 集註作準則之則猶所謂易與天地準之準也。易本義作與之齊準。下文尹氏曰：則之禹為司空。稷名粟為田正。后稷教契音以治天下。則又作法則之則其實自堯言之。則法則乎天。自人觀堯則與天齊準也。平水土。民稼穡民是以不饑。泄

契為司徒民是以阜陶音遙為士師民是以不犯。伯益一作伯翳為虞官掌山澤是以鳥獸魚鼈民有教他書並作禹。他書或作咎蘇咎音阜。亂臣十人呂成公曰陸氏經典釋文無臣

字。父母太劉侍讀名敞字原父邑姜武王妃太亂本作亂古治字按諸註疏皆作治亂曰亂夫能治亂即謂之亂則能去

書解亂字皆云然其失久矣。今按古文尙書德惟亂否德爾二字正與集註合。治字從爪從糸從乚取以手理糸而有條理也。後人通字加乚與亂字相似故遂誤以亂為亂字書家以亂訓治其加乚者為煩亂與古文不合當以亂訓治而罔為煩亂乃通。六州

三代名州各不同。夏見於禹貢商見於爾雅周具於職方此特據禹貢為言耳。或曰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自為一章朱子舊以夫子述武王之言而及此

收胡氏之說後以事勢言之遂以此段為專言文王其實文王終武王立十三年而始伐紂則十二年之間紂勢猶熾而惡未稔未即傲然與之並立也以三分有二之勢而猶事之則不謂之周家忠厚不可也故曰至德至德之言亦聖人哀世之意蓋自春秋以來諸大國

於周室何有前楚後秦虎視耽耽羣雄垂涎未敢先發蓋欲取而不能非可取而不取蔽蔽膝也先言蔽而後言冕皆祭服致美也況于服事之乎以此言之則武王謂之非至德不可斯言也亦聖人哀世之意也恐是五服五章以命有德之謂蔽冕朝服非獨祭服也田間水道周制十夫有溝溝廣四尺深四尺百夫有洫洫廣八尺深八尺旱

詩亦蔽會同可見先鬼神次尊賢次民事亦立言之序而已不與焉者